

左傳輯釋

十

評
209
10





存12
809
卷10

左傳輯釋卷十四

日南 安井衡 著

襄公

名午成公子諡法因事有功曰襄辟土有德曰襄

經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於是公年四歲正義九年

傳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晉侯曰十二年矣知於是公年四歲仲孫蔑會晉欒黶

宋華元衛甯殖曹人莒人邾人滕人薛人圍宋彭城

魯與謀於虛打而書會者稟命霸主非匹敵故夏晉

韓厥帥師伐鄭仲孫蔑會齊崔杼曹人邾人杞人次

于鄆鄆鄭地在陳留襄邑縣東南書次兵不加鄭次

鄆以待晉師秋楚公子壬夫帥師侵宋阮元云石經以下皆作壬

漢書古今人表亦作公子壬夫陸氏穀梁音義壬音而林反顏氏匡謬正俗作王夫以壬為後儒所改非也九月辛酉天王崩無傳辛酉九月十五日邾子來

朝冬衛侯使公孫剽來聘剽子叔黑背子晉侯使荀

營來聘冬者十月初也王崩赴未至皆未聞喪故各

得行朝聘之禮而傳善之

傳元年春己亥圍宋彭城下有二月則此己亥為

正月正月無己亥日誤非宋地追書也成十八年

楚取彭城以封魚石故曰非宋地夫子治春秋追

書繫之宋於是為宋討魚石故稱宋且不登叛人

也登成也不與其專邑叛君故使彭城還繫宋謂

之宋志稱宋亦以成宋志彭城降晉晉人以宋五

大夫在彭城者歸賓諸瓠丘彭城降不書賤略之

瓠丘晉地河東東垣縣東南有壺丘五大夫魚石

向為人鱗朱向帶魚府阮元云河東有垣縣無東垣縣周禮注說文及此杜

注皆衍齊人不會彭城晉人以為討二月齊大子

光為質於晉光齊靈公大子夏五月晉韓厥荀偃

帥諸侯之師伐鄭入其郭荀偃不書非元帥敗其

徒兵於洧上徒兵步兵洧水出密縣東南至長平

入潁於是東諸侯之師次于郟以待晉師齊魯曹

邾杞晉師自鄭以郟之師侵楚焦夷及陳於是孟

獻子自鄆先歸不與侵陳楚故不書衡案傳例將

此傳云晉師自鄆以鄆之師正將早師眾之例傳

雖非經比然晉亦稱師不言將帥之名則其為微

者可知矣蓋此役卿不往各遣偏師以助晉而

又無勝敗足言故經不書耳非以獻子先歸也

侯衛侯次于戚以為之援為韓厥援秋楚子辛救

鄭侵宋呂留呂留二縣今屬彭城郡鄭子然侵宋

取大丘譙國鄆縣東北有大丘城迂廻疑九月邾

子來朝禮也邾宣公冬衛子叔晉知武子來聘禮

也凡諸侯即位小國朝之小事大衡案周禮大行

聘禮疏引亦作朝焉作焉似長大國聘焉大字

小以繼好結信謀事補闕禮之大者也闕猶過也

禮以安國家利民人為大

經二年春王正月葬簡王無傳五月而葬速鄭師伐

宋書伐從告夏五月庚寅夫人姜氏薨六月庚辰鄭

伯論卒未與襄同盟而赴以名庚辰七月九日書六

月經誤晉師宋師衛甯殖侵鄭宋雖非卿師重故敘

衛上秋七月仲孫蔑會晉荀偃宋華元衛孫林父曹

人邾人于戚己丑葬我小君齊姜齊諡也三月而葬

速叔孫豹如宋豹於此始自齊還為卿衡案豹至此

於經說詳於冬仲孫蔑會晉荀偃齊崔杼宋華元衛

孫林父曹人邾人滕人薛人小邾人于戚遂城虎牢

以偪鄭楚殺其大夫公子申

傳二年春鄭師侵宋楚令也以彭城故齊侯伐萊

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牛皆百匹夙沙

衛齊寺人索簡擇好者正義牛當稱頭而亦云匹者因馬而名牛曰匹并言

耳齊師乃還君子是以知齊靈公之為靈也諡法

亂而不損曰靈言諡應其行夏齊姜薨初穆姜使

擇美楨楨梓之屬正義釋木云楨小葉曰楨郭璞

云大而鼓楸小而鼓楨樊光云大老也鼓楸皮也

以自為櫬與頌琴櫬棺也頌琴琴名猶言雅琴皆

欲以送終季文子取以葬君子曰非禮也禮無所

逆婦養姑者也虧姑以成婦逆莫大焉穆姜成公

母齊姜成公婦詩曰其惟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

行詩大雅哲知也話善也言知者行事無不順季

孫於是為不哲矣言逆德且姜氏君之妣也襄公

適母故曰君之妣中并積德云姜氏指穆姜襄公

母也此引單指祖母亦謂祖母之不可不敬耳季

孫之罪在虧祖母是為不敬矣若於齊姜未見不

敬之意衡案君子至哲矣論季孫失事穆姜之禮

以下論失事齊姜之禮故以且字起之引詩者言

凡烝畀祖妣以洽百禮今奪姑材以為婦棺

是陷齊姜於非禮非以洽百禮也祖妣互文祖謂

祖考妣謂母高祖父母以下總括在中禘祫則并

指始祖以下不獨謂祖母父母也生稱父母死稱考

妣禮有明文穆姜未死而履軒以妣為穆姜是以

死母之稱施之生祖母也況所引豐年祀先祖之

詩可以證不敬生祖母之罪乎古人雖不拘必無此事矣履軒師心自用其武斷妄論往往如是甚焉至詆左傳為憤憤詩曰為酒為醴烝畀祖妣以今皆舍而不論焉

洽百禮降福孔偕詩周頌烝進也畀與也偕徧也言敬事祖妣則鬼神降福季孫葬姜氏不以禮是不敬祖妣

齊侯使諸姜宗婦來送葬宗婦同姓大夫之婦婦人越疆送葬非禮

召萊子萊子不會故晏弱城東陽以徧之為六年滅萊傳東陽齊竟上

鄭成公疾子駟請息肩於晉欲辟楚役以負擔

喻公曰楚君以鄭故親集矢於其目謂鄢陵戰晉射楚王目非異人任寡人也言楚子任此患不為

他人蓋在己釋文非異人任絕句一讀至人字絕句傳遜云成公謂楚王為鄭受辱故

自任之以報德耳任字與上文息肩相應言楚思至大非我任之而誰其非楚子任患之謂衡案此

二句承上起下為鄭伯自任則文意乃汎且若傳說不補報德楚恩等字不通楚子任鄭患鄭息肩

於晉任與息肩相應益切杜注是也若背之是棄力與言其誰暱我

言盟誓之言釋文棄力服本作棄功臧琳云當從服本作棄功言楚有功於鄭也衡案

力亦功也但功多指事上者而言之力兼指撫下者而言之此當以作為正免寡人唯

二三子秋七月庚辰鄭伯踰卒於是子罕當國攝

君事子駟為政為政卿子國為司馬晉師侵鄭晉

伐喪非禮諸大夫欲從晉子駟曰官命未改成公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陸粲云官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未葬嗣君未免喪故言未改不欲違先君意

命猶言公命謂成公之命未改耳凡云官者皆謂國家後傳云無失官命又云官之師旅其義並同衡案杜亦以官命為公命矣成公既卒則其命不復可改矣但子駟云未改則有可改之時蓋指嗣君免喪之後視機處事而言之故杜云嗣君未免喪可謂深得傳意矣大抵後儒喜排舊說不復詳考其所言之意所以謬也

會于戚謀鄭故也鄭久叛晉謀討之衡案故孟獻子曰請城虎牢以偏鄭虎牢舊鄭邑猶事也今屬晉知武子曰善郟之會吾子聞崔子之言今不來矣元年孟獻子與齊崔杼次于郟崔杼有不來矣服晉之言獻子以告知武子衡案郟之會晉唯韓服荀偃蓋二子以獻子之言告滕薛小邾之不至皆齊故也三國齊之屬寡君之憂不唯鄭言復憂齊叛營將復於寡君

而請於齊以城事白晉君而請齊會之欲以觀齊志得請而告吾子之功也得請謂齊人應命告諸侯會築虎牢若不得請事將在齊將伐齊吾子之請諸侯之福也城虎牢足以服鄭息征伐豈唯寡君賴之傳言荀營能用善謀穆叔聘于宋通嗣君也冬復會于戚齊崔武子及滕薛小邾之大夫皆會知武子之言故也武子言事將在齊齊人懼帥小國而會之遂城虎牢鄭人乃成如孟獻子之謀楚公子申為右司馬多受小國之賂以偏子重子辛偏奪其權勢衡案偏者奪之漸也故杜云偏奪非以偏為奪也或以此駁杜亦喜排舊

說之弊耳楚人殺之故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申言所以致國討之文

經三年春楚公子嬰齊帥師伐吳公如晉夏四月壬戌公及晉侯盟于長檮晉侯出其國都與公盟于外公至自晉無傳不以長檮至本非會六月公會單子晉侯宋公衛侯鄭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己未同盟于雞澤雞澤在廣平曲梁縣西南周靈王新即位使王官伯出與諸侯盟以安王室故無譏衡案鄭新服故曰同盟陳侯使袁僑如會陳疾楚政而來屬晉本非召會而自來故言如會戊寅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

僑盟諸侯既盟袁僑乃至故使大夫別與之盟言諸侯之大夫則在雞澤之諸侯也殊袁僑者明諸侯大夫所以盟盟袁僑也據傳盟在秋長歷推戊寅七月十三日經誤衡案此盟雞澤之餘事故經不復揭月蓋略之非誤也秋公至自會無傳冬晉荀營帥師伐許

傳三年春楚子重伐吳為簡之師簡選練克鳩茲至于衡山鳩茲吳邑在丹陽蕪湖縣東今阜夷也衡山在吳興烏程縣南顧炎武云疑即丹陽縣之衡山今名橫山去鳩茲不遠馬宗璉云劉昭吳郡補注云丹陽縣之橫山去鳩茲不遠子重所至也山謙之丹陽記曰丹陽縣東八十里有橫山連互數十里或云楚子重至於衡山是也顧亭林疑衡山在丹陽誠是使鄧

廖帥組甲三百被練三千，組甲被練皆戰備也。組

甲漆甲成組文，被練練袍。正義賈逵云：組甲以組綴甲，車士服之，被練帛

也。以帛綴甲，步卒服之，凡甲所以為固者，以盈竅也。帛盈竅而任力者半，甲者所服，組盈竅而盡任

力，尊者所服，馬融云：組甲以組為甲裏，被練以練為甲裏，惠棟云：謹案禮說稱賈氏義為長，少儀曰：

國家靡敝，則甲不組，勝，逸周書曰：羊不登，甲不纓，滕孔晁曰：縷繩甲，不以組，蓋組甲之工，靡于被練

故凶，歲不組，勝所以節財也。考工函人云：凡察革之道，眠其鑽空，欲其窻也。空窻則堅，竅滿則固，帛

粗，故任力者半，組細，故盡任力，呂覽有始篇曰：邦之故法為甲裳，以帛高誘曰：以帛綴甲，即被練是

也。公息忌謂邾君曰：不如以組甲，凡甲之所以為固，以滿竅也。今滿竅矣，任力者半耳。且組則不然，

竅滿則盡任力矣。邾君以為然。高誘曰：組甲以組連甲，賈氏之說，蓋本於此。衡案：帛粗，滿竅之餘，被

于札上，故謂以侵吳。吳人要而擊之，獲鄧廖，其能

免者，組甲八十，被練三百而已。子重歸，既飲至，三

日，吳人伐楚，取駕，駕良邑也。鄧廖亦楚之良也。君

子謂子重於是役也，所獲不如所亡。當時君子，正義

楚人以君子之言，咎責子重，不得為後世君子，故云當時君子。楚人，以是咎子重

子重病之，遂遇心疾而卒。憂患，故成心疾。公如晉，

始朝也。公即位而朝，夏盟于長樛。孟獻子相，公稽

首相儀也。稽首，首至地。知武子曰：天子在，而君辱

稽首，寡君懼矣。稽首事天子之禮。孟獻子曰：以敝

邑介在東表，密邇仇讎。仇讎，謂齊楚與晉爭。寡君

將君是望，敢不稽首。傳言獻子能固事盟主，晉為

鄭服故且欲脩吳好鄭服在前年將合諸侯使士
 句告于齊曰寡君使句以歲之不易不虞之不戒
 寡君願與一二兄弟相見不易多難也虞度也戒
 備也列國之君相謂兄弟以謀不協請君臨之使
 句乞盟齊侯欲勿許而難為不協乃盟于郕外與
 士句盟郕水名祁奚請老老致仕晉侯問嗣焉嗣
續其職者稱解狐其讎也將立之而卒解狐卒又
 問焉對曰午也可午祁奚子於是羊舌職死矣晉
 侯曰孰可以代之對曰赤也可赤職之子伯華於
 是使祁午為中軍尉羊舌赤佐之各代其父君子

謂祁奚於是能舉善矣稱其讎不為諂立其子不

為比舉其偏不為黨諂媚也偏屬也陸祭云三十

尹之偏注云偏佐也此羊舌職為商書曰無偏無

黨王道蕩蕩商書洪範也蕩蕩平正無私其祁奚

之謂矣解狐得舉未得位故曰得舉祁午得位伯

華得官建一官而三物成一官軍尉物事也能舉

善也夫唯善故能舉其類詩云惟其有之是以似

之祁奚有焉詩小雅言唯有德之人能舉似己者

六月公會單頃公及諸侯己未同盟于雞澤單頃

公王卿士晉侯使荀會逆吳子于淮上吳子不至

道遠多難，楚子辛為令尹，侵欲於小國。陳成公使袁僑如會，求成患楚侵欲，袁僑濤塗四世孫。晉侯使和組父告于諸侯，告陳服。秋，叔孫豹及諸侯之大夫及陳袁僑盟。陳請服也，其君不來，使大夫盟之。匹敵之宜，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行陳次。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曰：「日君乏使。」

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衆以順為武，順莫敢違。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
韋昭云：有死其事無犯其令，是為敬命。惠棟云：晉語韓獻子為司馬，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召而禮之，曰：夫軍事無犯犯而不隱義也。韋說頗勝於杜，衡案此句魏絳自陳已所宜守之職，犯犯法也。下文云：臣敢不敬，又云：執事不敬，皆覆說此句敬字，可見此句魏絳自謂杜注是也。事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罪。衡案：揚干亂行，是不順，不順則干是懼死犯法，懼死犯法則不敬，執事不敬，魏絳自謂也。無所逃罪者，言死及揚干則已罪益重，無所逃避也。故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揚干之僕，戮其僕也。

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怒君心言不敢不從戮請

歸死於司寇致尸於司寇使戮之傳遜云絳方自裁以司寇主刑

故以為詞耳杜說鑿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

討軍禮也寡人有策弗能教訓使于大命寡人之

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聽絳死為重過敢以為請

請使無死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

之禮食使佐新軍羣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

禮食韋昭云禮食公食大夫之禮衡案與及也言從役反之後晉侯以公食大夫之禮食魏絳

故云與之禮食韋說是也杜謂反役即行此事故云羣臣旅會又讀與為施與故云特為設禮食既

失禮意又乖張老為中軍司馬代魏絳士富為候

奄代張老士富士會別族楚司馬公子何忌侵陳

陳叛故也許靈公事楚不會于雞澤冬晉知武子

帥師伐許

經四年春王三月己酉陳侯午卒前年大夫盟雞澤

三月無己酉日誤夏叔孫豹如晉秋七月戊子夫人

妣氏薨成公妾襄公母妣杞姓葬陳成公無傳八月

辛亥葬我小君定妣無傳定諡也赴同祔姑反哭成

喪皆以正夫人禮母以子貴踰月而葬速冬公如晉

陳人圍頓

傳四年春楚師為陳叛故猶在繁陽前年何忌之

師侵陳、今猶未還、繫陽楚地、在汝南、鮑陽縣南、韓獻子患之、言於朝曰、文王帥殷之叛國、以事紂、唯知時也、知時未可爭、今我易之、難哉、晉力未能服楚、受陳為非時、三月、陳成公卒、楚人將伐陳、聞喪乃止、軍禮不伐喪、陳人不聽命、不聽楚命、臧武仲聞之、曰、陳不服於楚、必亡、大國行禮焉、而不服、在大猶有咎、而況小乎、夏、楚彭名侵陳、陳無禮故也、為下陳圍頓、傳、穆叔如晉、報知武子之聘也、武子聘在元年、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不拜、肆夏樂曲名、周禮以鐘鼓奏九夏、其二曰肆夏、一名樊、三

曰韶夏、一名遏、四曰納夏、一名渠、蓋擊鐘而奏此三夏曲、正義劉炫云、杜為此解、頗允、三夏之名、而王是其一、大明、綿是其二、鹿鳴之三、則鹿鳴是其一、四牡、皇皇者華是其二、然則肆夏之三、亦當肆夏是其一、樊遏渠是其二、安得復以樊為肆夏之別名也、若樊即肆夏、何須重舉二名、陸粲云、劉說是也、鄭玄於周禮注、引呂叔玉說、三夏者、肆夏是一、繫遏是二、渠是三、此雖未見所據、要為近之、
工歌文王之三、又不拜、工樂人也、文王之三、大雅之首、文王、大明、緜、歌鹿鳴之三、三拜、小雅之首、鹿鳴、四牡、皇皇者華、韓獻子使行人子員問之、行人通使之官、曰、子以君命辱於敝邑、先君之禮、藉之以樂、以辱吾子、藉薦也、吾子舍其大而重拜其細

敢問何禮也對曰三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弗敢與聞元侯牧伯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臣不敢及及與也文王之三皆稱文王之德受命作周

故諸侯會同以相樂王念孫云臣上亦當有使字故曰使臣弗敢與聞又曰使臣不敢及若云臣不敢及則上下異文矣下文云君所以勞使臣又云君教使臣使字皆不可省也鄉飲酒禮疏引此無使字亦後人依俗本左傳刪之案正義云諸侯來朝乃歌文王遣臣來聘必不得同矣遣臣即使臣則傳文本作使臣不敢及明矣魯語云夫先樂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夫歌文王大明絲則兩君相見之樂也皆非使臣之所敢聞也彼文總說六詩而曰皆非使臣之所敢聞則此亦當云使臣不敢及明矣自唐石經始脫使字而各本皆沿其誤小大雅譜正義及大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一引此並作使臣不敢及
鹿鳴君

所以嘉賓君也敢不拜嘉晉以叔孫為嘉賓故歌

鹿鳴之詩取其我有嘉賓叔孫奉君命而來嘉叔孫乃所以嘉魯君四牡君所以勞使臣也敢不重

拜詩言使臣乘四牡駢駢然行不止勤勞也晉以叔孫來聘故以此勞之皇皇者華君教使臣曰必

諮於周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詩言忠信奉使能光輝君命如華之皇皇然又當諮于忠信以補己

不及忠信為周其詩曰周爰諮諏周爰諮謀周爰諮度周爰諮詢言必於忠信之人諮此四事臣聞

之訪問於善為咨問善道衡案善解詩周字魯語忠信為周忠信即善也

訪問於善，訪問於善人也。故下親禮事，難上皆無於字，而此獨有焉。杜不知穆叔以周為善，據國語解周為忠信，遂以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善為善道，失之。以咨親為詢，問親戚之義。咨禮為度，問禮宜。咨事為諏，問政事。咨難為謀，問患難。臣獲五善，敢不重拜。五善為諮詢度諏謀。秋，定姒薨，不殯于廟，無槨，不虞。槨，親身棺。季孫以定姒本賤，既無器備，議其喪制，欲殯不過廟，又不反哭。匠慶謂季文子，匠慶魯大匠，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謂如季孫所議，則為夫人禮不成，不終君也。慢其母，是不終事君之道。君長誰受其咎？言襄公長將責季孫。初，季孫為己樹六槨於蒲圃東門之

外蒲圃場圃名。季文子樹槨，欲自為槨。匠慶請水

為定姒作槨。季孫曰：略不以道取為略。陸粲云：真

孫意，在少抑妾母，不使盡同小君。其曰略者，猶言

從簡而已。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槨，而季

孫不之禁，可謂賢矣。孔氏乃以律略人略賣人為

比，豈季孫之賢，而肯為掠奪之事乎？今案釋例亦

云：略者，議從略賤，彼與此注不同。衡案：真云：略猶

言從簡是也。其言匠慶不悟其指，乃略取蒲圃之

槨，則失之。季孫只言宜從簡略，不與槨木，使匠慶

自擇之。匠慶以季孫命已擇之，欲得良材，故不伐

他木，而用其木。季孫自知其過，故不禁焉。至以匠

季孫為賢，顯與君子所評相乖，其謬不須辨矣。匠

慶用蒲圃之槨，季孫不御。御，止也。傳言遂得成禮，

故經無異文。君子曰：志所謂多行無禮，必自及也。

其是之謂乎。衡案：季孫前年取穆姜所擇槨，以葬

行無禮也冬公如晉聽政受貢賦多少之政晉侯享公

公請屬鄆鄆小國也欲得使屬魯如須句顓臾之

比使助魯出貢賦公時年七歲蓋相者為之言鄆

今琅邪鄆縣晉侯不許孟獻子曰以寡君之密邇

於仇讎而願固事君無失官命晉官徵發之命鄆

無賦於司馬晉司馬又掌諸侯之賦為執事朝夕

之命敝邑敝邑褊小闕而為罪闕不共也寡君是

以願借助焉借鄆以自助晉侯許之為明年叔孫

豹鄆世子巫如晉傳楚人使頓間陳而侵伐之故

陳人圍頓間伺間缺無終子嘉父使孟樂如晉無

終山戎國名孟樂其使臣因魏莊子納虎豹之皮

以請和諸戎欲戎與晉和莊子魏絳晉侯曰戎狄

無親而貪不如伐之魏絳曰諸侯新服陳新來和

將觀於我我德則睦否則攜貳勞師於我而楚伐

陳必弗能救是棄陳也諸華必叛諸華中國戎禽

獸也獲戎失華無乃不可乎夏訓有之曰有窮后

羿夏訓夏書有窮國名后君也羿有窮君之號公

曰后羿何如怪其言不次故問之對曰昔有夏之

方衰也后羿自鉏遷于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禹

孫大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

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鉏，羿本國名。

恃其射也。羿善射，正義：賈逵云：羿之先祖，世為先射。淮南子曰：堯時十日並出，堯使羿射九日而落之。楚辭：天問云：羿彈日烏焉。解羽歸藏：易亦云：羿彈十日也。言雖不經，難以取信。要言：譬時有羿，堯時有羿，則羿是善射之號，非復人之名字。信如彼言，則不知此羿名為何也。衡案：羿名善射，故好事者因矧彈日之說，其實羿只一人，當以此傳為正說。

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

熊髡，危圉，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

氏之讒子弟也。寒國，北海平壽縣東有寒亭。伯明

其君名，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正義：伯明君此寒國

之時而棄，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行媚于內，內宮

人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欺罔之，而虞羿于田，樂

之以游田。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樹立也。外內咸

服，信浞詐，羿猶不悛。悛，改也。將歸自田，羿獵還家

衆殺而亨之，以食其子。食，羿子。其子不忍食，諸死

于窮門，殺之於國門。靡奔有鬲氏。靡，夏遺臣。事羿

者，有鬲國名。今平原鬲縣。陸粲云：真德秀曰：傳云：靡自有鬲氏，收二國之

燼以滅浞，而立少康。忠於王室如此，考其本末，乃事相，非羿也。豈有夏之忠臣而肯事篡賊者哉。顧

炎武云：此文未見靡之事。羿蓋夏后相之將亡，而靡乃出奔爾。古人之文，或以二事連屬言之。然寒

浞先殺羿，而後滅相，則亦未為謬也。惠棟云：汲郡古文曰：帝相廿八年，寒浞使其子澆弑帝。伯靡出

奔鬲。杜氏以為夏遺臣事羿者非也。衡案：魏絳意在

羊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衡案：魏絳意在

羊言夏遺臣是也。言事羿者非也。衡案：魏絳意在

諷晉侯好田故詳於弄而略於相靡奔有鬲氏蓋在滅斟灌斟尋之前而泥因弄室至處豷于戈事相連屬不可中斷故插此句於窮門下以便於下言靡事於交不得不然非謂弄死靡即奔也三家所見皆是而不知求之

泥因弄室就其妃妾生澆
文未免隔靴搔痒焉爾

及豷
釋文豷許器反惠棟云澆說文引作敖論語作鼻尚書云無若丹朱傲劉向引作敖管子云若敖之在堯說文引書作鼻讀若傲論語鼻蕩舟說文是敖與鼻通今傳作澆者敖澆音相近師讀各異

恃其讒慝詐偽而不德于民使澆用師滅

斟灌及斟尋氏
二國夏同姓諸侯仲康之子后相所依樂安壽光縣東南有灌亭北海平壽縣東南有斟亭處澆于過處豷于戈過戈皆國名東萊掖縣北有過鄉戈在宋鄭之間靡自有鬲氏收二國

之燼燼遺民以滅泥而立少康
少康夏后相之子

少康滅澆于過后杼滅豷于戈
后杼少康子有窮

由是遂亡失人故也
泥因弄室故不改有窮之號

顧炎武云哀元年稱有過澆矣此特承上死於窮門而言以結所引夏訓之文爾衡案處澆於過故

哀元年稱有過澆泥處窮未必以澆處過改稱有過矣泥性詐僞因弄室不改弄號皆所以收弄臣

之心也泥不好田而傳亦詳序之者泥不德於民使澆滅斟灌斟尋靡因收二國之燼以滅泥時晉

侯欲伐戎故因弄事以及

昔周辛甲之為大史也

命百官官箴王闕
辛甲周武王大史闕過也使百

官各為箴辭戒王過

馬宗璉云劉向別錄云辛甲

事紂七十五諫而不聽去之

周文王以為公

於虞人之箴
虞人掌田獵曰芒芒

卿封之長子

禹迹畫為九州，芒芒遠貌，畫分也。經啓九道，啓開

九州之道。衡案：經猶大也。州，開一大道，以總衆道。猶經川總衆水，故曰經啓九道。民

有寢廟，獸有茂草，各有攸處，德用不擾，人神各有

所歸，故德不亂。在帝夷羿，冒于原獸，冒貪也。忘其

國恤而思其麇牡，言但念獵武不可重，重猶數也。

正義：服虔云：重猶大也。言武事不可大任。陸粲云：重讀輕重之重，謂重其事。衡案：陸說即服義。晉侯

欲戰而不欲和，是專重武。杜謂武專指田而言，故訓重為數，非。用不恢于夏家，羿

以好武，雖有夏家而不能恢大之。獸臣司原敢告

僕夫，獸臣虞人告僕夫，不敢斥尊，虞箴如是，可不

懲乎？於是晉侯好田，故魏絳及之。及后羿事。衡案：魏絳

以戎為禽獸，故引夏訓及虞箴以論其可與和而不可與戰，因以諷游田不可盤。古人之言，表裏俱

到，如公曰：然則莫如和戎乎？對曰：和戎有五利焉。

戎狄荐居，貴貨易土，荐聚也，易猶輕也。正義：服虔云：荐，草也。

言狄人逐水草而居，徙無常處。劉炫按：莊子云：麋鹿食荐，即荐是草也。服言是陸粲云：漢書終軍傳

北胡隨畜薦居。蘇林云：薦，草也。衡案：荐薦同。陸又引顏注：荐，屢也。非。土可賈焉，一也。

邊鄙不聳，民狎其野，穡人成功，二也。聳，懼狎習也。

戎狄事晉，四鄰振動，諸侯威懷，三也。以德綏戎師

徒不勤，甲兵不頓，四也。頓，壞也。鑒于后羿而用德

度，以后羿為鑒戒，遠至邇安，五也。君其圖之，公說

使魏絳盟諸戎，脩民事，田以時，傳言晉侯能用善

謀冬十月邾人莒人伐郕臧紇救郕侵邾敗於狐

駘臧紇武仲也郕屬魯故救之狐駘邾地魯國番

縣東南有目台山正義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

禮記作臺駘淮南墜形曰沂出臺駘術篆文臺壺

字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狐駘杜氏以為即番

縣之目台山案目台即淮南墜形訓曰駘山淄水所出

杜說非也馬宗璉云淮南墜形訓曰駘山淄水所出

台術高誘注臺台術皆山名水經泗水出魯卞縣

北山璉案酈元注姑蔑城在下縣南是魯卞縣為

邾魯接壤之地臧孫與邾戰敗於狐駘為目台山

即魯卞縣北山也惠定宇援淮南淄出目駘證狐

駘為淄水所出之山案水經淄水出泰山萊蕪縣

原山東北過臨淄縣東非邾魯接壤境惠說不如杜

注之確衡案正義云魯國地理志曰番讀如藩屏

之藩言魯國南藩也邾在魯東南與番縣接壤驪

東南又有目台山台駘聲同故杜疑其為狐駘狐

駘檀弓作臺駘故惠馬引淮南墜形訓以為即臺

駘駘術惠又云篆文臺壺相似壺又與狐通故傳作

狐駘是以傳作狐駘為誤矣馬則據水經注以姑

蔑為邾地云姑蔑在下縣南目台山卞縣北山是

為邾魯接壤之地今案傳作狐駘正字也戴記原

本蓋作壺駘同音假借字後以形似訛為臺字耳

與淮南臺駘術不相涉卞魯國北邑與齊堂阜相

接文十五年齊人教孟氏飾公孫敖棺實諸堂阜

卞人以告是也齊在魯北邾在魯南安得與邾接

境哉隱二年與邾儀父盟于蔑注蔑姑蔑魯地魯

國卞縣南有姑城酈以為邾地誤耳馬據誤說以

證杜注安知杜注之為確哉

目台山今本作目台亭非

於是乎始鬻髮麻髮合結也遭喪者多故不能備

凶服鬻髮而已正義鬻之形制禮無明文先世儒者

結之馬融以為屈布為巾高四寸著於頰上鄭玄

以為纒而紒檀弓曰魯婦人之鬻而帛也自敗於

臺駘始也鄭玄云時家家有喪鬻而相帛知於是

始鬻者始用鬻相帛也沈彤云正義所引康成之

說乃注檀弓記魯婦人之髮而弔句髮之正訓也
 將斬衰者以麻將齊衰者以布成服而布總箭筈
 皆所加于髮之上者髮非無服髮之名則不以服
 而得故亦謂之露紒至國人迎喪恻愷之際或不
 能盡備布麻而空露其紒亦事勢之所有者若相
 弔本不宜髮也况以麻以布乎故但云去纒而紒
 為此之失禮猶小耳夫豈不知髮之上本有服哉
 儀禮喪服注云髮露紒也用麻自頂而前交於額
 上卻繞紒如著慘頭焉此康成麻髮之制也衡案
 髮杜從先鄭當以後鄭說為正禮始遭喪男子袒
 括髮婦人髮則魯婦人之髮不自敗於臺駘始矣
 而傳云於是乎始髮是此髮有異常故正義引檀
 弓為始用髮相弔是也凡始云者後以為常也杜
 云不能備凶服髮而已然則敗於狐裘之後魯婦
 人唯髮以終喪不復制喪服也豈其然乎
國人誦之曰臧之狐裘敗我
於狐駘臧紇時服狐裘我君小子朱儒是使朱儒
朱儒使我敗於邾襄公幼弱故曰小子臧紇短小

故曰朱儒敗不書魯人諱之

經五年春公至自晉夏鄭伯使公子發來聘發子產
父叔孫豹鄭世子巫如晉比魯大夫故書巫如晉**仲**
孫蔑衛孫林父會吳于善道魯衛俱受命於晉故不
 言及吳先在善道二大夫往會之故曰會吳善道地
 闕焦循云御覽引南袁州記時睡本春秋時善道**秋大雩楚殺其大夫公子**
壬夫書名罪其貪**公會晉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曹**
伯首子邾子滕子薛伯齊世子光吳人鄆人于戚穆
 叔使鄆人聽命于會故鄆見經不復殊吳者吳來會
 于戚**公至自會無傳冬戊辰**諸侯在戚會皆受命戊

陳各還國遣戍不復有告命故獨書魯戍楚公子貞

帥師伐陳公會晉侯宋公衛侯鄭伯曹伯齊世子光

救陳十有二月公至自救陳無傳辛未季孫行父卒

傳五年春公至自晉公在晉既聽屬鄆聞其見伐

遙命臧紇出救故傳稱經公至以明之衡案此傳

年傳有我君小子朱儒是使之謠嫌於公自命之故此書公至自晉以明實非公命耳王使

王叔陳生愬戎于晉王叔周卿士也戎陵虢周室

故告愬盟主晉人執之士魴如京師言王叔之貳

於戎也王叔反有二心於戎失奉使之義故晉執

之夏鄭子國來聘通嗣君也鄭僖公初即位穆叔

覲鄆大子于晉以成屬鄆覲見也前年請屬鄆故

將鄆大子巫如晉以成之衡案巫無公事用私覲禮故曰覲書曰

叔孫豹鄆大子巫如晉言比諸魯大夫也豹與巫

俱受命於魯故經不書及比之魯大夫吳子使壽

越如晉壽越吳大夫辭不會于雞澤之故三年會

雞澤吳不至今來謝之且請聽諸侯之好更請會

晉人將為之合諸侯使魯衛先會吳且告會期以

其道遠故使魯衛先告期故孟獻子孫文子會吳

于善道二子皆受晉命而行秋大雩旱也雩夏祭

所以祈甘雨若旱則又脩其禮故雖秋雩非書過

也。然經與過零同文，是以傳每釋之，曰旱也，零而獲雨，故書零而不書旱。楚人討陳叛故，討治也。曰由令尹子辛實侵欲焉，乃殺之。書曰楚殺其大夫公子壬夫，貪也。君子謂楚共王於是不刑，陳之叛楚，罪在子辛，共王既不能素明法教，陳叛之日，又不能嚴斷威刑以謝小國，而擁其罪人，興兵致討，加禮於陳，而陳恨彌篤，乃怨而歸罪于辛，子辛之貪，雖足以取死，然共王用刑，為失其節，故言不刑。詩曰：周道挺挺，我心扁扁，講事不令，集人來定。逸詩也。挺，挺正直也。扁，扁明察也。講，謀也。言謀事不

善，當聚致賢人以定之，己則無信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共王伐宋，封魚石，背盟敗于鄢陵，殺子反，公子申及壬夫，八年之中，戮殺三卿，欲以屬諸侯，故君子以為不可。夏書曰：成允成功，亦逸書也。允，信也。言信成然後有成功。九月丙午，盟于戚，會吳且命戍陳也。公及其會，而不書盟，非公後會，蓋不以盟告廟。衡案：晉以會吳，徵諸侯，盟于戚，乃其餘事，故經以會致舉其所主也。杜注未是。穆叔以屬鄆為不利，使鄆大夫聽命于會。鄆近魯竟，故欲以為屬國，既而與莒有忿，魯不能救，恐致譴責，故復乞還之。傳言鄆人所以見於戚會，楚子

囊為令尹、公子貞、范宣子曰：我喪陳矣，楚人討貳而立子囊，必改行。改子辛所行，而疾討陳，疾急也。陳近於楚，民朝夕急，能無往乎？有陳非吾事也，無之而後可。言晉力不能及陳，故七年陳侯逃歸。冬，諸侯戍陳，備楚。子囊伐陳，十一月甲午，會于城棣以救之。公及救陳，而不及會，故不書城棣。城棣，鄭地。陳留酸棗縣西南有棣城。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在阼階西鄉。宰庀家器為葬備，庀具也。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器備，謂珍寶甲兵之物。釋文：重如字，又直龍反，中井積德云：無重謂什器各一事無副。

器備專指用器，不謂珍寶矣。珍寶在乎上文金玉中，不當複言衡案。釋文重又直龍反，則陸亦解重為重累之義矣。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

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

經六年春，王三月壬午，杞伯姑容卒，夏宋華弱來奔。華椒孫。秋，葬杞桓公，無傳。滕子來朝，莒人滅鄆，冬叔孫豹如邾，季孫宿如晉，行父之子，十有二月，齊侯滅萊。書十二月，從告。

傳六年春，杞桓公卒，始赴以名，同盟故也。杞入春秋，未嘗書名。桓公三與成同盟，故赴以名。宋華弱與樂轡少相狎，長相優，又相謗也。狎，親習也。優，調

戲也衡案調子蕩怒以弓梛華弱于朝子蕩樂轡

也張弓以貫其頸若械之在手故曰梛衡案梛械名也故貫

其頸亦謂之梛或據此文解梛為首械妄甚平公見之曰司武而梛於

朝難以勝矣司武司馬言其懦弱不足以勝敵陸

云勝猶當也堪也讀若天壓己弗勝之勝言其不堪司武之任也衡案杜亦以勝為堪云不足以勝

敵者說不堪任之意非訓勝為克也故下注云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亦亦華弱是杜以此勝為堪

也注本不誤陸遂逐之夏宋華弱來奔司城子罕

曰同罪異罰非刑也專戮於朝罪孰大焉亦逐子

蕩子蕩射子罕之門曰幾日而不我從言我射女

門女亦當以不勝任見逐衡案子罕非司武雖射其門亦無不勝任之嫌

而子蕩為此言子罕善之如初言子罕雖見辱不

者以洩其忿耳秋滕成公來朝始朝公也昔人滅

鄆鄆恃賂也鄆有貢賦之賂在魯恃之而慢苜故

滅之衡案貢賦恐不可言賂下文萊恃謀也謂賂

備也傳此言賂下冬穆叔如邾聘且脩平平四年

狐駘戰晉人以鄆故來討曰何故亡鄆鄆屬魯恃

賂而慢苜魯不致力輔助無何以還晉尋便見滅

故晉責魯季武子如晉見且聽命始代父為卿見

大國且謝亡鄆聽命受罪十一月齊侯滅萊萊恃

謀也賂夙沙衛之謀也事在二年於鄭子國之來

聘也四月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萊子國聘在五年

二年晏弱城東陽至五年四月復託治城因遂圍

萊甲寅堙之環城傅於堞堞女墻也堙土山也周

城為土山及女墻惠棟云孫子謀攻篇曰攻城之法脩櫓轆轤三月而後成距堙

杜牧云距堙者踰土稍高而前以附其城也衡案味傳傅於堞之語牧說為長及杞桓公

卒之月此年三月乙未王湫帥師及正輿子棠人

軍齊師王湫故齊人成十八年奔萊正輿子萊大

夫棠萊邑也北海即墨縣有棠鄉三人帥別邑兵

來解圍惠士奇云荀子曰萊不用子馬而齊并楊

姓正名輿子古人名字相配楊倞以子馬為正輿子字是也二年萊人使正輿子賂夙沙衛以索馬

牛各百匹蓋其謀也此時黜在下邑故齊師大敗

之敗湫等丁未入萊萊共公浮柔奔棠正輿子王

湫奔莒莒人殺之四月陳無宇獻萊宗器于襄宮

無字桓子陳完玄孫襄宮齊襄公廟晏弱圍棠十

一月丙辰而滅之遷萊于郕釋文遷于

郕五兮反本或作高厚崔杼定其田定其疆界高

厚高固子

經七年春邾子來朝夏四月三卜郊不從乃免牲稱

牲既卜日也卜郊又非禮也小邾子來朝城費南遺

假事難而城之衡案城費之役起於叔仲昭伯之諂而季氏之僭漸不可制夏又非土功

之時故經直書城費而傳詳載叔仲昭伯之言以釋之言季氏權重魯人皆諂之公宰所以日衰也傳不略輕不時者舉重以秋季孫宿如衛八月冬螽無傳為災

故書冬十月衛侯使孫林父來聘壬戌及孫林父盟

楚公子貞帥師圍陳十有二月公會晉侯宋公陳侯

衛侯曹伯莒子邾子于鄆謀救陳陳侯逃歸不成救

故不書救也鄆鄭地鄭伯髡頑如會未見諸侯丙戌

卒于鄆實為子駟所弒以瘧疾赴故不書弒稱名為

書卒同盟故也如會會於鄆也未見諸侯未至會所

而死鄆鄭地不欲再稱鄭伯故約文上其名於會上

衡案春秋書諸侯卒未有如此詳悉者且諸侯不生名而又名鄭伯是必有故矣今就傳而考之鄭伯多

行無禮於其臣又殺諫臣是必亦無道於其民凡弒君稱君君無道經生名之蓋明其卒實為弒也凡會盟所以繼好討亂以安其民也鄭伯方如會弒於道路其臣以瘧疾赴而諸侯為其所欺不能正其罪而討之何以會為經書曰如會曰未見諸侯曰卒於鄆所以深貶諸侯也陳侯逃歸畏楚逃晉而歸

傳七年春郊子來朝始朝公也夏四月三卜郊不

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乃今而後知有卜筮夫郊

祀后稷以祈農事也郊祀后稷以配天后稷周始

祖能播殖者是故啓蟄而郊郊而後耕今既耕而

卜郊宜其不從也啓蟄夏正建寅之月耕謂春分

王引之云耕謂正月夏小正正月農耕及雪澤正月已耕矣二月乃卜郊故曰既耕而卜郊杜誤以

春分為耕時，孔曲為之說，非也。南遺為費宰，費季氏邑。叔仲昭伯

為隧正，隧正主役徒。昭伯，叔仲惠伯之孫。欲善季

氏而求媚於南遺，謂遺請城費，使遺請城。吾多與

而役，故季氏城費。傳言祿去公室，季氏所以強。小

邾穆公來朝，亦始朝公也。亦邾子也。秋季武子如

衛，報子叔之聘，且辭緩報，非貳也。子叔聘在元年，

言國家多難，故不時報。冬十月，晉韓獻子告老，公

族穆子有癘疾。穆子，韓厥長子，成十八年為公族

大夫。衡案：石經、宋本、岳本如此。癘本或作廢。阮元云：說文，癘，固病也。與廢興字有別。凡經典癘

疾字，宋後俗本多作廢。將立之，代厥為卿。辭曰：詩曰：豈不夙

夜，謂行多露。詩言雖欲早夜而行，懼多露之濡己，

義取非禮不可妄行。衡案：此亦斷章取義，言己非不欲夙夜於官職，但有癘疾，

不能夙夜，猶女子懼多露，不敢夙夜也。注非。又曰：弗躬弗親，庶民弗信。

詩小雅言譏在位者不躬親政事，則庶民不奉信

其命。言己有疾，不能躬親政事，無忌不才，讓其可

乎，請立起也。無忌，穆子名。起，無忌弟宜子也。與田

蘇游而曰好仁，田蘇晉賢人。蘇言起好仁。詩曰：靖

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靖安也。介

助也。景大也。詩小雅言君子當思不出其位，求正

直之人，與之竝立，如是則神明順之，致大福也。正義

定本介景皆為大也，衡案定本是也。恤民為德，靖

若訓介為助，下文介福降之，不可通。共其位，所以恤民，

以恤。正直為正，正己心。正曲為直，正人曲。參和為

仁，德正直三者備，乃為仁。如是則神聽之，介福降

之，立之不亦可乎？言起有此三德，故可立。庚戌使

宣子朝，遂老韓厥致仕。晉侯謂韓無忌仁，使掌公

族大夫，為之師長。衛孫文子來聘，且拜武子之言，

緩報非貳之言，而尋孫桓子之盟。盟在成三年，公

登亦登，禮登階，臣後君一等。叔孫穆子相趨進曰：

諸侯之會，寡君未嘗後衛君，敵體竝登，今吾子不

後寡君，寡君未知所過，吾子其少安。安徐也。孫子

無辭，亦無悛容。悛，改也。穆叔曰：孫子必亡，為臣而

君過而不悛，亡之本也。詩曰：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委蛇，順貌。詩召南：言人臣自公門入私門，無不順

禮。陸粲云：下文云：謂從者也。衡而委蛇，必折。然則

委蛇之義，兼從與衡，不得專言順矣。詩鄭箋云：

得之貌，謂從者也。從，順行也。衡案：公登亦登，亦是

得之貌，是也。從與衡對，當讀為縱。譬之草，衡而委

蛇，必折。衡，橫也。橫，不順道，必毀折。為十四年，林父

逐君起本，折，橫則毀折，故曰必折。楚子囊圍陳，會

于鄆以救之。晉會諸侯，鄭僖公之為大子也。於成

之十六年魯成公與子罕適晉不禮焉又與子豐適楚亦不禮焉子豐穆公子及其元年朝于晉鄭僖元年魯襄三年子豐欲愬諸晉而廢之子罕止之及將會于鄆子駟相又不禮焉侍者諫不聽又諫殺之及鄆子駟使賊夜弑僖公而以瘡疾赴于諸侯傳言經所以不書弑簡公生五年奉而立之僖公子陳人患楚楚圍陳故慶虎慶寅謂楚人曰吾使公子黃往而執之二慶陳執政大夫公子黃哀公弟楚人從之為執黃二慶使告陳侯于會鄆之會曰楚人執公子黃矣君若不來羣臣不忍社

稷宗廟懼有二圖背君屬楚衡案言懼立公子黃以屬楚陳侯

逃歸鄆會所以不書救

經八年春王正月公如晉夏葬鄭僖公無傳鄭人侵蔡獲蔡公子燮鄭子國稱人刺其無故侵蔡以生國患燮蔡莊公子季孫宿會晉侯鄭伯齊人宋人衛人邾人于邢丘時公在晉晉悼難勞諸侯唯使大夫聽命故季孫在會而公先歸公至自晉無傳莒人伐我東鄙秋九月大雩冬楚公子貞帥師伐鄭晉侯使士匄來聘

傳八年春公如晉朝且聽朝聘之數晉悼復脩伯

業故朝而稟其多少鄭羣公子以僖公之死也謀
 子駟子駟先之夏四月庚辰辟殺子狐子熙子侯
 子丁辟罪也加罪以戮之孫擊孫惡出奔衛二孫
 子狐之子庚寅鄭子國子耳侵蔡獲蔡司馬公子
 燮鄭侵蔡欲以求媚於晉子耳子良之子不言敗
 唯以獲告鄭人皆喜唯子產不順子產子國子不
 順眾而喜曰小國無文德而有武功禍莫大焉楚
 人來討能勿從乎從之晉師必至晉楚伐鄭自今
 鄭國不四五年弗得寧矣子國怒之曰爾何知國
 有大命而有正卿童子言焉將為戮矣大命起師

行軍之命衛案翻宋經注本言上何字非五月甲辰會于邢丘

以命朝聘之數使諸侯之大夫聽命季孫宿齊高

厚宋向戌衛甯殖邾大夫會之晉難重煩諸侯故

使大夫聽命鄭伯獻捷于會故親聽命獻蔡捷也

大夫不書尊晉侯也晉悼復文襄之業制朝聘之

節儉而有禮德義可尊故退諸侯大夫以崇之莒

人伐我東鄙以疆郟田莒既滅郟魯侵其西界故

伐魯東鄙以正其封疆秋九月大雩旱也冬楚子

囊伐鄭討其侵蔡也子駟子國子耳欲從楚子孔

子矯子展欲待晉待晉來救子孔穆公子子矯子

游子子展子罕子子駟曰周詩有之曰俟河之清

人壽幾何逸詩也言人壽促而河清遲喻晉之不

可待兆云詢多職競作羅兆卜詢謀也職主也言

既卜且謀多則競作羅網之難無成功衡案兆卜

謂繇也作羅譬之鳥絡羅言不能左右如意也多

與羅相韻其為繇辭審矣子駟引之以證謀之多

多違耳謀之多族民之多違族家也事滋無成滋

益也民急矣姑從楚以紓吾民晉師至吾又從之

敬共幣帛以待來者小國之道也犧牲玉帛待於

二竟二竟晉楚界上以待彊者而庇民焉寇不為害

民不罷病不亦可乎子展曰小所以事大信也小

國無信兵亂日至亡無日矣五會之信謂三年會

雞澤五年會戚又會城棣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丘

今將背之雖楚救我將安用之言失信得楚不足

貴衡案五會之信猶且背之雖楚救我亦將親我

無成晉親鄭鄙我是欲楚欲以鄭為鄙邑而反欲

與成不可從也言子駟不可從王念孫云親我無

救我將安用之而言言楚之親我有始無終而其

心且欲以我為鄙邑故楚不可從不如待晉也衡

案子駟云晉師至吾又從之故子展駁之言晉師

至吾又從之是楚親我終無成也親我無成則鄙

我是欲勢之所在乃如此節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

求主意所在乃如此節子駟欲姑息以舒民子展

駁之欲守信以保國故小所以事大信也以下以

一信字貫之檢上下文又未見楚欲鄙鄭之意故

知鄙我是欲子展論鄭棄信勢必至此不謂楚有始無終也王說亦非不如待晉晉君

方明四軍無闕八卿和睦必不棄鄭四軍謂上中

下新軍也軍有二卿楚師遠遠糧食將盡必將速

歸何患焉舍之聞之舍之子展名杖莫如信完守

以老楚杖信以待晉不亦可乎衡案子展杖信其

而五子不從終之五子皆死於亂而子展獨能令終洵有以也子駟曰詩云謀夫

孔多是用不集詩小雅孔甚也集就也言人欲為

政是非相亂而不成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言謀

者多若有不善無適受其咎也如匪行邁謀是用

不得于道匪彼也行邁謀謀於路人也不得于道

衆無適從正義鄭玄以匪為非如非行邁之謀言止而不行坐謀遠近也衡案如匪行邁

謀喻不即行其事而空論其是非得失鄭說是也道路也不得于路言不能得所欲往之路喻不得

善謀也請從楚駢也受其咎駢子駟名也乃及楚平

使王子伯駢告于晉伯駢鄭大夫曰君命敝邑脩

而車賦敝而師徒以討亂略蔡人不從敝邑之人

不敢寧處悉索敝賦索盡也陸祭云既云悉則不

取也悉索蓋言盡取以行也以討于蔡獲司馬燮獻于邢丘今

楚來討曰女何故稱兵于蔡稱舉也焚我郊保郭

外曰郊保守也馮陵我城郭馮迫也王念孫云郊

對為文保謂小城也保與城同類故云焚成十三

羊傳曰伐我保城是也檀弓遇負杖入保者息鄭

注曰保縣邑小城晉語抑為保障乎鄭韋注並云小城曰保馮亦陵也馮陵重韻不得分為二義十三年傳君子稱其功以加小人小人伐其技以馮君子杜彼注云加陵也馮亦陵也

衆夫婦男女不皇啓處以相救也皇暇也啓跪也

翦焉傾覆無所控告翦盡也控引也陸祭云言其斷也衡案言翦斷之以至傾覆

民死亡者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夫人愁痛夫人猶人人也不知所庇

民知窮困而受盟于楚孤也與其二三臣不能禁止孤鄭伯不敢不告知武子使行人子貞對之曰

君有楚命見討之命亦不使一个行李告于寡君

一个獨使也行李行人也釋文个古賀反注同而即安于楚

君之所欲也誰敢違君寡君將帥諸侯以見于城

下唯君圖之為明年晉伐鄭傳晉范宣子來聘且

拜公之辱謝公此春朝告將用師于鄭公享之宣

子賦標有梅標有梅詩召南標落也梅盛極則落

詩人以興女色盛則有衰衆士求之宜及其時宜

子欲魯及時共討鄭取其汲汲相赴季武子曰誰

敢哉言誰敢不從命衡案梅實初尚在樹者七分既而在樹者三分既而悉皆墜地

頃筐墜之無復在樹者以喻經時之久故季武子曰誰敢哉言魯必速出師誰敢如梅實在樹者七分

而後盡墜今譬於草木寡君在君君之臭味也言

地之入也

同類歡以承命何時之有遲速無時武子賦角弓

左傳 卷十四

角弓詩小雅取其兄弟昏姻無相遠矣賓將出武

子賦彤弓彤弓天子賜有功諸侯之詩欲使晉君

繼文之業復受彤弓於王宣子曰城濮之役在僖

二十八年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藏之以示子孫句也先君守官之

嗣也敢不承命言已嗣其父祖為先君守官不敢

廢命欲匡晉君衡案守官如天子之二守之守宣

命士會將中軍且為大傅句其君子以為知禮彤

弓之義義在晉君故范句受之所謂知禮衡案稱

其祖以答季武子勉己之意故君子以為知禮也

經九年春宋災天火曰災來告故書夏季孫宿如晉

五月辛酉夫人姜氏薨成公母秋八月癸未葬我小

君穆姜無傳四月而葬速冬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

伯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伐鄭

十有二月己亥同盟于戲伐鄭而書同盟則鄭受盟

可知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

經誤戲鄭地楚子伐鄭

傳九年春宋災樂喜為司城以為政樂喜子罕也

為政卿知將有火災素戒為備火之政正義此傳

者以為為救火之政耳衡案政國政宋制右師為政

樂喜賢特以司城為政下又有二師令四鄉正敬

享之文故傳言此以見救火之令出於樂喜也下文又云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則其所令亦發於火時非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皆素戒也

使伯氏司里伯氏宋大夫司里里宰皆素戒也下文具正徒官庀其司庀武守庀府守之屬皆指其事而言則此司里亦指其事而言之非官名也司主也里民居也使伯氏主帥里民以防其居故謂之司里下文徹小屋塗大屋之屬即其事也巡丈城繕守備則因其帥

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里民使之兼掌之耳

陳畚揭具綆缶畚簣籠揭土舉大屋難徹就塗之
綆汲索缶汲器阮元云揭字石經初刻从手後改刊从水案說文有揭字無揭字正
義云其字從手謂以土持物與畚共文畚是盛土之器則揭是舉土之物是孔仲遠所據之本从手不从水必以為揭
備水器盆鑿之屬釋文鑿戶暫是揭非亦可也
量輕重計人力所任
蓄水鑿如甄大口以盛水

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巡行也丈度也繕治也

行度守備之處恐因災有亂**表**火道火起則從其所趣標表之

使華臣具正徒華臣華元子為司徒

正徒役徒也司徒之所主也正義言具正徒司里

所具正徒者常共官役若今之夫役也司徒**令隧正納**

郊保奔火所隧正官名也五縣為隧納聚郊野保

守之民使隨火所起往救之衡案諸侯三鄉三隧

也其職掌近郊之事猶周禮隧人之職耳**使華閱**

討右官官庀其司亦華元子代元為右師討治也

庀具也使具其官屬**向戍討左**亦如之向戍左師

使樂造刑器亦如之樂造司寇刑器刑書衡案謂之

器則兼指桎梏答縲之屬不獨刑書也使皇鄭命校正出馬工正出

車備甲兵庀武守皇鄭皇父充石之後校正主馬

工正主車使各備其官使西鉏吾庀府守鉏吾大

宰也府六官之典令司宮巷伯徹官司宮奄臣巷

伯寺人皆掌官內之事二師令四鄉正敬享二師

左右師也鄉正鄉大夫享祀也祝宗用馬于四墉

祀盤庚于西門之外祝大祝宗宗人墉城也用馬

祭于四城以禳火盤庚殷王宋之遠祖城積陰之

氣故祀之凡天災有幣無牲用馬祀盤庚皆非禮

衡案天火曰災故杜同之日月食以用牲為非禮然詳考傳意于罕所為盡得禮意不宜獨以用馬

祀盤庚為非禮蓋災雖出於天不知火體所本則謂之災非日月食及水旱風蟲實從天起之類故

古亦有用牲之禮其用馬者馬生於午稟火氣故用之積陰之地以禳火災盤庚遷于亳鄭玄以亳

為偃師偃師宋地蓋在其西郊故祀盤庚於西門之外也晉侯問於士弱弱士

渥濁之子莊子曰吾聞之宋災於是乎知有天道

何故問宋何故自知天道將災對曰古之火正或

食於心或食於味以出內火是故味為鶉火心為

大火謂火正之官配食於火星建辰之月鶉火星

昏在南方則令民放火建戌之月大火星伏在日

下夜不得見則令民內火禁放火陸祭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

陸祭云此獨於鶉火言見大火

言伏於義未盡漢書五行志詭曰季春昏心星出東方而味七星鳥首正在南方則用火季秋星入則止火以順天時救民疾據此是二火俱在止納也下文因宋故獨言大火耳劉用熙曰食於心食於味者猶食邑之食謂封火正於火之分野使掌出內之政令非謂死而配食也衡案據傳文因火正或食於味或食於心以出納大火故號味為鷄火號心為大火是味號鷄火心號大火在火正食於味心之後然則食於味心謂封之二星之分野非配食也下文又云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祀大火夫祀大火則必有配食之人故漢書五行志云帝嚳則有祝融堯時有闕伯民賴其德死則以爲火祖配祭火星是也但志以此傳食於味陶唐食於心為配食則失之不考杜蓋襲其謬耳陶唐氏之火正闕伯居商丘陶唐堯有天下號闕伯高辛氏之子傳曰遷闕伯于商丘主辰辰大火也今爲宋星然則商丘在宋地祀大火而火紀時焉謂

出內火時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相土契孫商之祖也始代闕伯之後居商丘祀大火商人閱其禍敗之釁必始於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闕猶數也商人數所更歷恒多火災宋是殷商之後故知天道之災必火公曰可必乎對曰在道國亂無象不可知也言國無道則災變亦殊故不可必知夏季武子如晉報宣子之聘也宣子聘在八年穆姜薨於東宮大子官也穆姜淫僑如欲廢成公故徙居東宮事在成十六年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 艮下艮上艮周禮大卜掌三易然則雜用連山歸藏

周易二易皆以七八為占故言遇艮之八陸彖云
稱董生之說曰撰著者九與六為老老為變爻七
與八為少少為定位國語晉公于筮得貞屯悔豫
皆八八非變爻故不曰有所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
史曰是謂艮之隨夫艮之隨唯二不動斯遇八也
餘五位皆九六故反焉筮法以少為卦主若定者
五而變者一即宜曰之某卦觀之否為師之臨之類
是也今變者五定者一宜從少占艮之六二曰艮
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史以遇此為不利故從
變爻而占曰是謂艮之隨荀以說于姜耳而杜元
凱以為雜用三易故有遇八之云非也衡案春秋
內外傳言八者三一即此艮之隨五爻皆變唯六
二在晉語曰得貞屯悔豫皆八也蓋連山歸藏之
法遇卦曰貞貞如貞松貞女之貞故謂不變為貞
之卦曰悔悔則改矣故之卦曰悔屯之豫初九九
四六五皆變六二改矣故之卦曰悔屯之豫初九九
八而無七故云八也韋昭據內傳蠱之貞山其悔
風云內為貞外為悔震在屯為貞在豫為悔八謂

震兩陰爻在貞在悔皆不動則何獨遺六二六三
其說不可通矣又曰得泰之八下文占之曰是謂
天地配享小往大來專依泰象而言之則六爻皆
不變矣然則不唯陰得少陽亦得少泰卦三陰三
陽其數又同而必言八者蓋陽動而陰靜動者之
變乃是其常靜者之變則失其性二易既以不變
者占尤貴陰不變故史曰是謂艮之隨震下兌
不言七而言八與
上隨史疑占易遇八為不利故更以周易占變爻
得隨卦而論之隨其出也史謂隨非閉固之卦案
震為足為動於位為東兌為說內動足而外說是有
出東宮之象史以卦象占之故曰隨其出也
君必速出姜曰亡亡猶無也衡案言無速是於周
易曰隨元亨利貞無咎易筮皆以變者占遇一爻
變義異則論彖故姜亦以彖為占也史據周易故

指言周易以折之。一衡案繫辭云爻言乎變者也故以上則以彖辭及遇卦之卦及內外卦之象占之。此五爻皆變故史以內外卦之象占之姜以彖辭占之意各有取也。又案周易以變者占二易以不變者占其意如相反然試就此艮之隨而論之不不變者唯六二艮六二爻辭曰艮其腓不拯其隨其心不快此亦穆姜不出東宮之象也然則變與不變其義皆通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以為神聖之作也。**元體之長也亨嘉之會也利義之和也貞事之幹也體仁足以長人嘉德足以合禮利物足以和義貞固足以幹事然故不可誣也**是以雖隨無咎言不誣四德乃遇隨無咎明無四德者則為淫而相隨非吉事。正義自幹事以上與元者善之長此云體之長彼云嘉會足以合禮此云嘉德唯二字異耳其意亦不異也今我

婦人而與於亂固在下位婦人卑於丈夫而有不仁不可謂元不靖國家不可謂亨作而害身不可謂利棄位而姣姣淫之別名。碎頤煊云說文姣好之姣言棄位而徒姣好其貌不可謂貞衡案夫人君薨自稱未亡人不復修容飾避嫌也穆姜自言棄位而姣是喜姣好其容飾淫於他不可謂貞知矣不言淫而言姣者羞不忍言也不可謂貞有四德者隨而無咎我皆無之豈隨也哉我則取惡能無咎乎必死於此弗得出矣傳言穆姜辯而不德。正義不安靖國家欲除去季孟不可謂之亨也衡案隨順也無四德則無所順故曰豈順哉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也秦景公使士雅乞師于楚將以伐晉楚子許之子囊曰不可當今吾不能與晉爭晉君類能而使

之隨所能釋文雅苦田反阮元云說文舉不失選

得所選官不易方方猶宜也衡案方其卿讓於善

讓勝己者其大夫不失守各任其職其士競於教

奉上命其庶人力於農穡種曰農收曰穡正義此

所對故以農為種名其實農是營田之名種曰稼也衡案農穡連讀為義不必分配種收商工

阜隸不知遷業四民不雜衡案四者賤矣而各安

韓厥老矣知營稟焉以為政代將中軍衡案受命

雖將中軍不敢專決必受命於韓厥以為政言其

能讓也杜云代將中軍下皆序其讓而此獨舉其

倫不官不范匄少於中行偃而上之使佐中軍使匄佐

中軍偃將上軍王引之云上之二字上蓋脫中行

偃而偃三字此言范匄少於中行偃而

偃以匄為賢讓之使居己上也下文韓起少於欒

廞而欒廞士魴上之佐上軍是其例矣若但云上

之而不言上之人則文義不明衡案上云范匄

美曰其卿讓於善此舉其事而實之偃讓匄而韓

起少於欒廞而欒廞士魴上之使佐上軍廞魴讓

起起佐上軍廞將下軍魴佐之王引之云士魴二

薛人從欒廞士魴而行杜所見本已然蓋下軍將

次於上軍佐韓起若不佐上軍則欒廞當佐上軍

矣故欒廞與韓起相讓若士魴為下軍佐位不相

近無由讓上軍佐於韓起也且上文韓起少於欒

廞不言少於士魴則不當有士魴二字衡案詳味

傳文晉侯初擬欒廞佐上軍士魴將下軍韓起佐

之二人皆賢起讓而上之故云欒廞士魴上之

句不言少於士魴者蓋起與魴年相若故不言魴

耳上句既不言魴而廞魴俱讓而上起則不得

左傳卷十四 襄公十四年 三十九

左氏之文不可一字移動如此王不能通傳意欲妄刪補其文固哉高叟之為詩也魏絳多

功以趙武為賢而為之佐武新軍將君明臣忠上

讓下競尊官相讓勞職力競當是時也晉不可敵

事之而後可君其圖之王曰吾既許之矣雖不及

晉必將出師秋楚子師于武城以為秦援衡案武城楚邑

在方城北秦人侵晉晉饑弗能報也為十年晉伐秦傳

冬十月諸侯伐鄭鄭從楚也庚午季武子齊崔杼

宋皇鄭從荀偃士匄門于鄆門鄭城門也三國從

中軍衛北官括曹人邾人從荀偃韓起門于師之

梁師之梁亦鄭城門三國從上軍滕人薛人從欒

黶士魴門于北門二國從下軍杞人邾人從趙武

魏絳斬行栗二國從新軍行栗表道樹衡案鄭風

篇云東門之栗有踐家室毛傳云栗行上栗也踐

淺也是鄭表道植栗也上有三門趙魏將攻東門

有淺家室則猶遠於門故斬其行栗以恢道與甲戌師于汜眾軍還聚汜

汜鄭地東汜釋文汜音汎衡案汜本或作汜汜音似水名亦在鄭然與汜自別令

於諸侯曰脩器備兵器戰備盛餼糧餼乾食歸老

幼示將久師居疾于虎牢諸侯已取鄭虎牢故使

諸軍疾病息其中肆青圍鄭肆緩也青過也不書

圍鄭逆服不成圍鄭人恐乃行成與晉成也中行

獻子曰遂圍之以待楚人之救也而與之戰不然

無成獻子荀偃也恐楚救鄭鄭復屬之知武子曰

許之盟而還師以敝楚人敝罷也吾三分四軍分

四軍為三部與諸侯之銳以逆來者來者楚也於

我未病楚不能矣晉各一動而楚三來故曰不能

猶愈於戰勝聚戰暴骨以逞不可以爭言爭當以

謀不可以暴骨陸祭云暴骨以逞意與上文相屬

不可以爭意乃屬下言今不可與戰爭當大勞未

息之時君子運謀勞心小人勤事勞力此先王之

法乃今日所當行者明不徒以戰爭為務衡案暴

骨二句申上猶愈於戰之意言若戰勢必至暴骨

以逞不若使楚疲不能戰當今之時不可以

與之爭也陸說雖可通於文不詞不可從大勞

未艾君子勞心小人勞力先王之制也艾息也言

當從勞心之勞衡案艾艾也故引申訓絕又訓止

此當以訓止為正杜訓息亦取止

息之諸侯皆不欲戰乃許鄭成十一月己亥同盟

于戲鄭服也鄭服故言同盟將盟鄭六卿公子駢

子駟公子發子國公子嘉子孔公孫輒子耳公孫

蕞子蟠公孫舍之子展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

門子卿之適子晉士莊子為載書莊子士弱載書

盟書曰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如違盟之罰公子駢趨

進曰天禍鄭國使介居二大國之間介猶間也大

使其鬼神不獲歆其禋祀其民人不獲享其土利夫婦辛苦墊隘無所底告墊隘猶委頓底至也自今日既盟之後鄭國而不唯有禮與彊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亦如此盟荀偃曰改載書子駟亦以所言載於策故欲改之公孫舍之曰昭大神要言焉要誓以告神若可改也大國亦可叛也知武子謂獻子曰我實不德而要人以盟豈禮也哉非禮何以主盟姑盟而退脩德息師而來終必獲鄭何必今日我之不德民將棄我豈唯鄭若能休和遠人將至何恃於鄭乃盟而還遂

兩用載書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

癸亥門其三門三門鄭門師之梁北門也癸亥

月五日晉果三分其軍各攻一門衡案晉三分四

伐鄭三分新軍以其一濟之上軍下軍伐鄭亦如

之是晉二軍常休而楚師疲於奔命矣若三分其

軍各攻一門其勞逸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以

正與楚同安能弊楚長歷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

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

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

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

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日凡十

五日鄭固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

外邑陰阪洧津衡案上文門其此注云晉人三番

四軍更攻鄭門門各五日杜不唯不知古歷法

又不知兵法也凡攻城之方諸門並攻則城兵力

分又艱應援若更攻一門各五日所拒既寡兵

力不分何苦之有杜伐吳有功雖非良將亦非不

知兵者而為此迂解者欲以成此謬耳次于陰口而還

年無閏月之說而掩長歷之謬耳師老而勞且有

陰口鄭地名子孔曰晉師可擊也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

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傳言子展能守信

若敗晉師其怨益深後欲成不可得焉子展有遠

慮故止之非獨守信也下文楚師至子展勸與之

平其意公送晉侯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問公年季

武子對曰會于沙隨之歲寡君以生沙隨在成十

六年晉侯曰十二年矣是謂一終一星終也歲星

十二歲而一周天國君十五而生子冠而生子禮

也冠成人之服故必冠而後生子君可以冠矣大

夫盍為冠具武子對曰君冠必以裸享之禮行之

裸謂灌鬯酒也享祭先君也以金石之樂節之以

鐘磬為舉動之節以先君之祧處之諸侯以始祖

之廟為祧正義聘禮注云天子七廟文武為祧諸

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然則彼以始祖之

尊故特言祧耳昭元年傳云敢愛豐氏之祧大夫

之廟亦以祧言之是尊之意也衡案廟祧之說正

義盡之矣蓋廟祧相對則遠廟為祧散則廟亦可

稱祧而後儒啾啾互今寡君在行未可具也請及

相辨駁今皆不取

兄弟之國而假備焉。晉侯曰：諾。公還及衛，冠于成公之廟。成公今衛獻公之曾祖，從衛所處。假鐘磬焉，禮也。楚子伐鄭，與晉成。故子駟將及楚平。子孔子駟曰：與大國盟，口血未乾而背之，可乎？子駟子展曰：吾盟固云：唯彊是從。今楚師至，晉不我救，則楚彊矣。盟誓之言，豈敢背之？且要盟無質，神弗臨也。質，主也。正義服虔云：質，誠也。無忠誠之信，故神弗臨也。陸祭云：質，實也。哀十二年傳：先主與吳王有質。注：質，盟信也。衡案：質，謂質諸鬼神。言陽與之盟，而心不質諸鬼神，故神弗臨也。一說：唯有其文而無質實，亦通。所臨唯信，信者言之瑞也。瑞符也。善之主也。是故臨之，神臨之，明神不蠲要盟，蠲絜也。

背之可也。乃及楚平，公子罷戎入盟，同盟于中分。

中分，鄭城中里名。罷戎，楚大夫。楚莊夫人卒，共王

母，王未能定鄭而歸。晉侯歸謀所以息民。魏絳請

施舍，施恩惠，舍勞役。衡案：施，讀為池，復也。輸，積聚以貸，輸盡

也。傳遜云：輸者以車輦運其物。四出以就民所居而貸之也。自公以下，苟有積

者，盡出之，國無滯積，散在民，亦無困人，不匱乏，公

無禁利，與民共，亦無貪民，禮讓行，所以幣更不用

牲，賓以特牲，務崇省，器用不作，因仍舊，車服從給，

足給事也。行之期年，國乃有節，三駕而楚不能與

爭，三駕三興師，謂十年師於牛首，十一年師於向。

其秋觀兵於鄭東門自是鄭遂服

經十年春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滕子

薛伯杞伯小邾子齊世子光會吳于柤吳子在柤晉

以諸侯往會之故曰會吳吳不稱子從所稱也柤楚

地釋文相莊加反惠棟云柤是宋地非楚地也晉楚

方爭而與諸侯會於其地必無是理也案京相璠

云柤宋地今彭城偃陽縣西北有柤水溝去偃陽八

十里東南流逕偃陽縣故城東北又南亂於沂而注

於流謂之柤口城此云楚地乃轉寫之譌或以昭六

羊注相鄭地當之其說更誤齊召南云此時楚地恐

尚不及淮地由後遡前之稱也後漢郡國志彭城國

乎杜云楚地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

傅陽有柤水即此柤也前志楚國傳陽故偃陽國是

相即近偃陽之地既會於柤即滅偃陽耳與鍾離相

高厚相大子光以會諸侯于鍾離正義相與鍾離相

近地在宋之東南昭四年傳吳伐楚入棘檟麻楚箴

尹宜咎城鍾離祖與鍾離近故杜以為楚地然此時

楚雖強其勢未甚張非昭四年之比齊云楚地恐未

及淮北是也當以夏五月甲午遂滅偃陽偃陽妘姓

京相璠說為正

國今彭城傳陽縣也因柤會而滅之故曰遂公至自

會無傳楚公子貞鄭公孫輒帥師伐宋晉師伐秦荀

營不書不親兵也衡案師無功告辭略耳秋莒人伐我東鄙公

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莒子邾子齊世子光滕子薛

伯杞伯小邾子伐鄭齊世子光先至於師為盟主所

尊故在滕上冬盜殺鄭公子騂公子發公孫輒非國

討當兩稱名氏殺者非卿故稱盜以盜為文故不得

言其大夫戍鄭虎牢伐鄭諸侯各受晉命戍虎牢不

復為告命，故獨書魯成，而不敘諸侯。楚公子貞帥師救鄭，公至自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會于柤，會吳子壽夢也。壽夢，吳子乘三月癸丑，齊高厚相大子光，以先會諸侯于鍾離，不敬。吳子未至，光從東道，與東諸侯會，非本期地，故不書會。高厚，高固子也。癸丑，月二十六日。士莊子曰：高子相大子，以會諸侯，將社稷是衛，而皆不敬。厚與光俱不敬，棄社稷也。其將不免乎？為十九年，齊殺高厚。二十五年，弑其君光。傳夏四月戊午，會于柤，經書春，書始行也。戊午，月一日。晉荀偃士

句請伐偃陽，而封宋向戌焉。以宋常事晉，而向戌有賢行，故欲封之為附庸。荀偃曰：城小而固，勝之不武，弗勝為笑。固請丙寅圍之，弗克。丙寅四月九日，孟氏之臣秦董父輦重如役。董父，孟獻子家臣，步挽重車以從師。偃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見門開，故攻之。縣門發，郕人紇抉之以出門者。門者，諸侯之士在門內者也。紇，郕邑大夫仲尼父叔梁紇也。郕邑魯縣東南莖城是也。言紇多力，抉舉縣門，出在內者。正義服虔云：抉，擻也。謂以木擻抉縣門，出在內者。門使舉，令下容人出也。門者，下屬為句，衡案門者下屬，殊少意味。杜注為長。狄虎彌建大車之輪，而蒙之。

以甲以為櫓，狄虎彌魯人也，蒙覆也。櫓，大楯。左執之，右拔戟以成一隊，百人為隊。正義成一隊者，言其當百人也。孟獻子曰：詩所謂有力如虎者也。詩邶風也。主人縣布，董父登之，及堞而絕之。偃陽人縣布以試外勇者，隊則又縣之。蘇而復上者三，主人辭焉，乃退。主人嘉其勇，故辭謝不復縣布。帶其斷以徇於軍三日，帶其斷布以示勇。諸侯之師久於偃陽，荀偃士句請於荀罃曰：水潦將降，懼不能歸，向夏恐有久雨，從丙寅至庚寅二十五日，故曰久。請班師。班還也。知伯怒，知伯荀罃投之以机，出於其間，出偃句

之間曰：女成二事而後告余，二事伐偃陽，封向戌。余恐亂命以不女違，既成改之為亂命。衡案言女固請伐偃陽，若不許，恐女亂我命，是以勉強從之，不敢違女所請也。女既勤君而興諸侯，牽帥老夫以至於此，既無武守，無武功可執守。陸祭云：武守謂武毅之執守。而又欲易余罪。衡案：易施也，延也，言又欲施延其罪於余。曰：是實班師，不然克矣。謂偃句將言爾。余羸老也，可重任乎？不任受女此責。衡案：羸，憊也，言余老矣，不堪一任其罪，況可重與諸侯一罪也，不勝而班師，二罪也。七日不克，必爾乎取之，言當取女以謝不克之罪。衡案：說文，五取捕取也。五月庚寅，月四日，荀偃士句帥卒攻偃陽，親受矢石。

躬在矢石間，甲午滅之。月八日，書曰：遂滅偃陽。言自會也。言其因會以滅國，非之也。以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偃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其何貺如之。言見賜之厚無過此。若專賜臣是，臣興諸侯以自封也。其何罪大焉。敢以死請。乃予宋公。宋公享晉侯於楚丘，請以桑林。桑林殷天子之樂名。荀偃辭，辭讓之。荀偃士句曰：諸侯宋魯於是觀禮。宋王者，後魯以周公故，皆用天子禮樂。故可觀。魯有禘樂，賓祭用之。禘，三年大祭，則作四代之樂。別祭羣公，則用諸侯樂。宋以桑林享君。

不亦可乎。言俱天子樂也。舞師題以旌夏。師帥也。

旌夏大旌也。題識也。以大旌表識其行列。阮元云：宋本淳熙本，師樂師也。作師帥也。與釋文正義皆合。案鄭注周禮地官云：師之言帥也。是也。晉侯懼

而退入于房。旌夏非常，卒見之，人心偶有所畏，去

旌卒享而還。及著雍疾，晉侯疾也。著雍，晉地。卜桑

林見，崇見於卜兆。荀偃士句欲奔，請禱焉。奔走還

宋禱謝，荀偃不可，曰：我辭禮矣。彼則以之，以用也。

猶有鬼神於彼加之。言自當加罪於宋。晉侯有間

間疾，差也。以偃陽子歸獻于武官，謂之夷俘。諱俘

中國，故謂之夷。偃陽，妘姓也。使周內史選其族嗣

納諸霍人禮也霍晉邑內史掌爵祿廢置者使選

偃陽宗族賢者令居霍奉姪姓之祀善不滅姓故

曰禮也使周史者示有王命師歸孟獻子以秦董

父為右嘉其勇力生秦丕茲事仲尼言二父以力

相尚子事仲尼以德相高衡案二父本或作董父

下文秦丕茲仲尼為二子秦董父聊人統為二父

二父以力相尚事見上文今案注唯作二父故云

相尚若作董父相字六月楚子囊鄭子耳伐宋師

于訾毋宋地庚午圍宋門于桐門不成圍而攻其

城門衡案經不書圍故杜云不成圍然傳明言圍

經不書圍傳言圍宋正晉荀營伐秦報其侵也侵

在九年衛侯救宋師于襄牛鄭子展曰必伐衛不

然是不與楚也得罪於晉又得罪於楚國將若之

何子駟曰國病矣師數出疲病也子展曰得罪於

二大國必亡病不猶愈於亡乎諸大夫皆以為然

故鄭皇耳帥師侵衛楚令也亦兼受楚之勅命也

皇耳皇戌子孫文子卜追之獻兆於定姜姜氏問

繇繇兆辭曰兆如山陵有夫出征而喪其雄姜氏

曰征者喪雄禦寇之利也大夫圖之衛人追之孫

蒯獲鄭皇耳于大丘蒯孫林父子秋七月楚子囊

鄭子耳侵我西鄙於魯無所恥諱而不書其義未

聞衡案傳言伐而不言禦而敘之孫則獲皇還圍耳之下蓋魯懼而不出故恥而諱之耳

蕭八月丙寅克之蕭宋邑九月子耳侵宋北鄙孟

獻子曰鄭其有災乎師競已甚陸祭云宣元年競爭競也

傳不競於楚注云競強也今此亦謂鄭師強競大甚耳衡案注是也宣元年傳亦當訓爭競陸說未

是周猶不堪競况鄭乎周謂天王有災其執政之

三士乎鄭簡公幼少子駟子國子耳秉政故知三

士任其禍也為下盜殺三大夫傳昔人間諸侯之

有事也故伐我東鄙諸侯有討鄭之事諸侯伐鄭

齊崔杼使大子光先至于師故長於滕大子宜賓

之以上卿而今晉悼以一時之宜令在滕侯上故

傳從而釋之衡案世子未誓於王執幣帛繼子男之後晉悼方脩霸業喜光媚己輒廢

先王之禮令光列滕侯上失禮之大者也故經直書以貶之而傳詳載其事以釋之己酉師

于牛首鄭地初子駟與尉止有爭將禦諸侯之師

而黜其車禦牛首師也黜減損尉止獲又與之爭

獲囚俘子駟抑尉止曰爾車非禮也言女車猶多

過制遂弗使獻不使獻所獲初子駟為田洫司氏

堵氏侯氏子師氏皆喪田焉洫田畔溝也子駟為

田洫以正封疆而侵四族田故五族聚羣不逞之

人因公子之徒以作亂八年子駟所殺公子熙等

之黨於是子駟當國攝君事也子國為司馬子耳

左傳卷十四
為司空子孔為司徒冬十月戊辰尉止司臣侯晉
堵女父子師僕帥賊以入晨攻執政于西宮之朝
公官殺子駟子國子耳劫鄭伯以如北宮子孔知
之故不死子孔公子嘉也知難不告利得其處也
為十九年殺公子嘉傳書曰盜言無大夫焉尉止
等五人皆士也大夫謂卿子西聞盜不徹而出子
西公孫夏子駟子尸而追盜先臨尸而逐賊盜入
於北宮乃歸授甲臣妾多逃器用多喪子產聞盜
子國子為門者置守門庀羣司具衆官閉府庫慎
閉藏完守備成列而後出兵車十七乘千二百七

十五人尸而攻盜於北宮子蟜帥國人助之殺尉
止子師僕盜衆盡死侯晉奔晉堵女父司臣尉翩
司齊奔宋尉翩尉止子司齊司臣子子孔當國代
子駟為載書以位序聽政辟自羣卿諸司各守其
職位以受執政之法不得與朝政大夫諸司門子
弗順將誅之子孔欲誅不順者子產止之請為之
焚書既止子孔又勸令燒除載書子孔不可曰為
書以定國衆怒而焚之是衆為政也國不亦難乎
難以至治子產曰衆怒難犯專欲難成合二難以
安國危之道也不如焚書以安衆子得所欲欲為

政也衆亦得安不亦可乎專欲無成犯衆興禍子

必從之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不於朝內

燒欲使遠近見所燒諸侯之師城虎牢而戍之晉

師城梧及制欲以偪鄭也不書城魯不與也梧制

皆鄭舊地衡案虎牢即成臯漢楚相持於成臯熒

陽之間隱元年傳制巖邑也皆鄭嶮要之地晉嘗城虎牢矣今又言城蓋

脩之耳役小故不書非魯不與也士魴魏絳戍之

書曰戍鄭虎牢非鄭地也言將歸焉二年晉城虎

牢而居之今鄭復叛故脩其城而置戍鄭服則欲

以還鄭故夫子追書繫之于鄭以見晉志鄭及晉

平楚子囊救鄭十一月諸侯之師還鄭而南至於

陽陵還繞也陽陵鄭地釋文還水亦作環戶關反

占文環作還哀三年傳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皆與環同楚師不

退知武子欲退曰今我逃楚楚必驕驕則可與戰

矣武子荀罃欒黶曰逃楚晉之恥也合諸侯以益

恥不如死我將獨進師遂進己亥與楚師夾潁而

軍潁水出城陽至下蔡入淮子蟜曰諸侯既有成

行必不戰矣言有成去之志從之將退不從亦退

從猶服也退楚必圍我猶將退也劉用熙云猶

如從楚亦以退之以退楚宵涉潁與楚人盟夜渡

畏晉知之欒黶欲伐鄭師伐涉潁者荀罃不可曰

我實不能禦楚，又不能庇鄭，鄭何罪，不如致怨焉。
 而還，致怨為後伐之資。今伐其師，楚必救之，戰而不克，為諸侯笑。克不可命，勝負難要，不可命以必克，不如還也。丁未，諸侯之師還，侵鄭北鄙而歸。欲以致怨，楚人亦還。鄭服故也。王叔陳生與伯輿爭政，二子王卿士。王右伯輿，右助也。王叔陳生怒而出奔，及河，王復之，欲奔晉，殺史狡以說焉。說，王叔也不入，遂處之。處，叔河上。晉侯使士匄平王室，王叔與伯輿訟焉。爭曲直。王叔之宰，宰家臣。與伯輿之大夫瑕禽，瑕禽伯輿屬大夫，坐獄於王庭。獄訟

也。周禮命夫命婦，不躬坐獄訟，故使宰與屬大夫對爭曲直。士匄聽之。王叔之宰曰：「萑門閨竇之人，而皆陵其上，其難為上矣。」萑門，柴門。閨，竇，小戶。穿壁為戶，上銳下方，狀如圭也。言伯輿微賤之家。釋文：閨音圭，本亦作圭。惠棟云：說文引云：萑門圭竇，康成禮記注云：萑門，荆竹織門也。圭，竇門旁竇也。穿牆為之，如圭矣。玉篇亦引。瑕禽曰：「昔平王東遷，吾七姓從王，牲用備具。」林堯叟云：牲，犧牲，用器用。王賴之，而賜之駢旄之盟。平王徙時，大臣從者有七姓，伯輿之祖皆在其中，主為王備犧牲，共祭祀。王恃其用，故與之盟，使世守其職。駢旄，赤牛也。舉駢旄者，言得重

盟不以犬雞正義檀弓云周人尚赤牲用騂諸言

旄謂尾也陸粲云騂赤牛旄旄牛也山海經曰旄

牛其狀如牛而四節生毛爾雅攬牛郭璞注曰旄

足句耳旄牛與牛異未聞用之盟又未聞盟用二

牲陸說非注皆曰世世無失職若筆門閏竇其能

來東底乎且王何賴焉言我若貧賤何能來東使

王恃其用而與之盟邪底至也衡案底本或作底

岳今自王叔之相也政以賄成隨財制政而刑放

於寵寵臣專刑不任法衡案放如隱居放言之放

焉不用官之師旅不勝其富師旅之長皆受賂衡案

師旅謂羣有司詳見于文十八年杜以師旅為五

卒為旅五旅為師之師旅故云師旅之長果如其

說傳當言師旅之官吾能無筆門閏竇乎言王叔

不得言官之師旅也之屬富故使吾貧唯大國圖之圖猶議也下而無

直則何謂正矣正者不失下之直衡案下卑也謂

也詆伯輿為筆門圭竇之人故瑕禽稱伯輿為卑賤

也七年傳正曲為直言若以伯輿為卑賤而不正

此詆之曲何范宣子曰天子所右寡君亦右之所

得謂正矣乎左亦左之宣子知伯輿直不欲自專故推之於王

使王叔氏與伯輿合要合要辭王叔氏不能舉其

契要契之辭衡案周禮卿士職異其死刑之罪而

要劾實也契券也猶言證言使二人合所相罪狀

不能舉王叔奔晉不書不告也單靖公為卿士以

其契

相王室代王叔

經十有一年春王正月作三軍增立中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不郊無傳鄭公孫

舍之帥師侵宋公會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

莒子邾子滕子薛伯杞伯小邾子伐鄭世子光至復

在莒子之先故晉悼亦進之秋七月己未同盟于亳

城北亳城鄭地伐鄭而書同盟鄭與盟可知惠棟云二傳皆

京城北公羊疏云服氏之經亦作京城北與此傳同

索亳城當依服氏作京京鄭地在滎陽隱元年傳謂

之京城是也公至自伐鄭無傳楚子鄭伯伐宋公會

晉侯宋公衛侯曹伯齊世子光莒子邾子滕子薛伯

杞伯小邾子伐鄭晉遂尊光會于蕭魚鄭服而諸侯

會蕭魚鄭地公至自會無傳以會至者觀兵而不果

侵伐楚人執鄭行人良霄良霄公孫輒子伯有也冬

秦人伐晉

傳十一年春季武子將作三軍魯本無中軍唯上

下二軍皆屬於公有事三卿更帥以征伐季氏欲

專其民人故假立中軍因以改作告叔孫穆子曰

請為三軍各征其軍征賦稅也三家各征其軍之

家屬穆子曰政將及子子必不能政者霸國之政

令禮大國三軍魯次國而為大國之制貢賦必重

故憂不能堪顧炎武云謂魯國之政將歸於季孫
 亦不得已則必改作其後四分公室而季氏擇二蓋
 氏時為魯國之政故以政為霸者之政令今案季
 文子以五年卒季武子年少未即代父為政蓋此
 時叔孫為政故季孫欲作三軍先請穆子也且三
 家各征其軍則霸者之政均及三家而穆子乃曰
 政將及子若己不與者是政非霸者之政令也顧
 說可從子必不能者言子將為政增二軍之賦而
 致三軍之貢武子固請之穆子曰然則盟諸穆子
 必不能給也知季氏將復變易故盟之乃盟諸僖閔僖宮之門
 詛諸五父之衢五父衢道名在魯國東南詛以禍
 福之言相要正月作三軍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
 三分國民眾衡案室謂貨財三軍出於三鄉無役

故云三分公室也如杜注是三分魯國而魯侯寄
 食於三家矣今知不然者哀公之時公室益衰然
 哀公有二吾猶不足之言則三鄉三隧及公邑之
 田猶為魯侯之有矣凡傳言分室奪室遺室者皆
 謂貨財則此三分公室三子各毀其乘壞其軍乘分
 室亦謂口賦明矣以足成三軍有之軍乘盡為三家私有不須別置
 三家能成其私而魯事不復可為矣季氏使其乘
 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
 入季氏者無公征不入者倍征不入季氏者則使
 公家倍征之設利病欲驅使入己故昭五年傳曰
 季氏盡征之民辟倍征故盡屬季氏孟氏使半為
 臣若子弟若弟取其子弟之半也四分其乘之人以

三歸公而取其一，叔孫氏使盡為臣，盡取子弟，以

其父兄歸公。正義昭五年傳，追說此事云：季氏盡

焉，顧炎武云：若猶或也。邵氏曰：於三分得一之中，

使半為臣，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兄歸公，所

謂半也。衡案：此與昭五年傳同出於一人之手，所

記不容有異。注疏依彼傳以解此傳，是也。但不解

傳所以言半言盡，故後儒多疑之。今詳傳意，三家

一家之長，五畝之宅，百畝之田，皆其所有，地既屬

公，則田宅之主固當屬公，故雖季氏之專，不以役

邑入者，特倍征之而已，不能強使臣已。此事在當

時甚明，言使半為臣，為子弟之半可知也。故傳又

申之曰：若子弟若弟，若臣其子則父歸公，臣其弟則

兄歸公，是申分一家而取其半矣。則叔孫氏使盡

為臣，并其父兄子弟之何說也。邵顧諸人不知取昭

五年傳以解此傳，其謬勿論耳。杜雖知之，未知孟

氏所以臣子弟而弟，不臣父若兄者，以父兄為一

家之主，是以不能解傳所以言半言盡，亦未免隔

靴搔痒也。又案：昭五年傳，先序叔孫，此先序孟孫

者，三家之中，獻子最賢，又不與三分之謀，以季孫

所為為過甚，故取四分之一，叔孫見之，不敢同季

孫，亦不能如孟孫所為，故取季孟之間而處之。傳

隨其事先後序之，而三家心術自見，故先序孟孫

也。昭五年傳，則追序之，不復拘事之先後。叔孫半

於季孫，孟孫半於叔孫，先序叔孫於文便，故先序

叔孫，**不然不舍**，制軍分民，不如是則三家不舍其

故而改作也。此蓋三家盟詛之本言。傳遜云：不然

本謀如是，非盟詛也。衡案：舍捨也。此與不入者倍

征對言，言孟孫使半為臣，叔孫使盡為臣，不如是

則二氏督責其民，不舍，結叔孟二氏之事，杜傳以此句

為總結，故或以為三家盟詛之本言，或以為三家

之本謀，不知若是以為盟詛，本謀三家所為必同，今叔

孫半於季孫，孟孫又半於叔孫，以此相謀盟詛，二

氏豈肯從之乎？故知其與不入者倍征對言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諸大夫曰不從晉國幾亡幾近也楚弱於晉晉不吾疾也疾急也晉疾楚將辟之何為而使晉師致死於我言當作何計楚弗敢敵而後可固與也固與晉也子展曰與宋為惡諸侯必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大夫說之使疆場之司惡於宋使守疆場之吏侵犯宋宋向戌侵鄭大獲子展曰師而伐宋可矣若我伐宋諸侯之伐我必疾吾乃聽命焉且告於楚楚師至吾又與之盟而重賂晉師乃免矣言如此乃免於晉楚之難

夏鄭子展侵宋欲以致諸侯四月諸侯伐鄭己亥

齊大子光宋向戌先至于鄭門于東門傳釋齊大

子光所以序莒上也向戌不書宋公在會故其莫

晉荀罃至于西郊東侵舊許許之舊國鄭新邑衛

孫林父侵其北鄙六月諸侯會于北林師于向向

地在潁川長社縣東北右還次于瑣北行而西為

右還瑩陽宛陵縣西有瑣侯亭圍鄭觀兵于南門

觀示也西濟于濟隧濟隧水名鄭人懼乃行成秋

七月同盟于亳衛案亳當亦作范宣子曰不慎必

失諸侯慎敬威儀謹辭令諸侯道敝而無成能無

貳乎數伐鄭皆罷於道路乃盟載書曰凡我同盟

毋盭羊盭積羊穀而不分災毋壅利專山川之利

毋保姦藏罪人毋留慝速去惡救災患恤禍亂同

好惡辨王室犛助也或聞茲命司慎司盟名山川

川二司天神正義天子巡狩之盟其神主曰諸侯

而盟其神主月是言盟之所告告天神也鄭云神

監之謂之司盟司盟非一神也其司慎亦不知指

斥何神衡羣神羣祀羣祀在祀典者先王先公先

王諸侯之大祖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也先公

始封君七姓十二國之祖七姓晉魯衛鄭曹滕姬

姓邾小邾曹姓宋子姓齊姜姓莒己姓杞姒姓薛

任姓實十三國言十二誤也正義服虔云晉主盟

定四年祝佗稱踐土之盟云晉重魯申於是晉為

盟主自在盟內何因晉今主盟乃不自數故知字

誤也衛案杜謂先王先公即七姓十二國之祖故

云宋祖帝乙鄭祖厲王之比今案傳文簡潔其詳

言者必有為而言之此特舉神名言七姓十二國

之祖足矣何必分言其為王為公者然後始言祖

哉蓋先王謂大王以下先公謂諸蓋以上至不室

先王後公者以尊且近者為主也盟詞有犛王室

之語故先言先王先公然後及十明神殛之殛誅

也俾失其民隊命亡氏躅其國家躅斃也楚子囊

乞旅于秦乞師旅於秦秦右大夫詹帥師從楚子

將以伐鄭鄭伯逆之丙子伐宋鄭逆服故更伐宋

也秦師不書不與伐宋而還九月諸侯悉師以復

伐鄭此夏諸侯皆復來故曰悉師鄭人使良霄大

宰石臬如楚告將服于晉曰孤以社稷之故不能

懷君君若能以玉帛綏晉衡案綏安也安居不動或曰綏退也與下文攝

威相復不然則武震以攝威之釋文攝如字又之涉反王念孫云之

非也涉之音是也攝與攝同懼也謂武震以畏懼之也

凡懼謂之攝使人懼亦謂之攝字通作攝史記刺客傳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而目

之荆軻出蓋聶曰是宜去不敢留吾曩者目攝之目攝之謂怒目以懼之也韓詩外傳曰上攝

萬乘下不敢敖乎匹夫並與此攝字同義孤之

願也楚人執之書曰行人言使入也書行人言非

使人之罪古者兵交使在其間所以通命示整或

執殺之皆以為譏也既成而後告故書在蕭魚下

石臬為介故不書衡案生民之害唯戰為甚兵交

此禮以冀蘇斯民豈止示整而已哉諸侯之師觀兵于鄭東門鄭人

使王子伯駢行成甲戌晉趙武入盟鄭伯冬十月

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二盟不書不告皆在焉而

盟為盟小故經不書非不告也衡案會于蕭魚公至自會

于蕭魚經書秋史失之在楚人執鄭行人良霄之

前公穀亦同竊謂左氏經此二句蓋在執良霄之

後今在其前者後人依公穀經誤錯之耳自秋至

冬經歷序諸侯之事不復書時月非褒貶所關也

秦人上始言冬者既與上異事晉人又必來告故

言冬以具四時耳庚辰赦鄭囚皆禮而歸之納斥候不相

備也禁侵掠晉侯使叔肸告于諸侯叔肸叔向也

告諸侯亦使赦鄭囚、公使臧孫紇對曰凡我同盟

小國有罪、大國致討、苟有以藉手、鮮不赦宥、寡君

聞命矣、言晉討小國、有藉手之功、則赦其罪人、德

義如是、不敢不承命、鄭人賂晉侯以師、慳師觸師

觸、慳、觸、觸皆樂師名、廣車、輓車、淳十五乘、甲兵備

廣車、輓車皆兵車名、淳耦也、正義鄭玄云、廣車、橫

車屯守之車也、射禮、數射算、二、凡兵車百乘、他兵

車及廣輓共百乘、正義、徧見服本皆淳十五乘、則

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杜本輓十五乘、更以他兵車

七十乘、增輓廣共為百乘耳、臧禮堂云、杜訓淳為

耦、耦為十五、則三十乘、故下云、更以他兵車七十

乘、共為百乘、是杜本當作淳、不作輓也、衡案、廣輓

異名、則淳十五乘、皆三十乘、合為六十乘、正義為

輓廣各十五乘、失淳字義、非也、凡如凡帶之凡、凡

以別之耳、百乘輓廣之外、別有百乘、歌鐘二肆

肆列也、縣鐘十六為一肆、二肆三十二枚、正義、周

禮、小晉

云、凡縣鐘磬半為堵、全為肆、鄭玄云、鐘磬者、編縣

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虛、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

謂之肆、衡案、縣必有編鐘、編磬、傳云、二肆、則有編

磬可知矣、傳言歌鐘者、舉重而言之、以便文耳、杜

以此言鐘、下言磬、謂此有鐘無磬、不知傳言二肆

故省磬、以便文、下磬連鑄言之、鑄大鐘、則磬亦大

磬、非編、及其鑄磬、鑄磬皆樂器、衡案、鑄磬屬歌

樂、二八十六人、謂鄭聲、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曰

子教寡人和、諸戎狄以正、諸華在四年、八年之中

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諧亦和也、釋文九

謂五年會戚，又會城棣救陳，七年會鄆，八年會邢，九年盟于戲，十年會柎，又伐鄭，成虎牢，十一年同盟亳城北。又會蕭魚，請與子樂之，共此樂，辭曰：夫和戎狄

國之福也。八年之中，九合諸侯，無慝君之靈也。案：衡

靈之為言威也。二三子之勞也。臣何力之有焉。抑臣願君

安其樂而思其終也。詩曰：樂旨君子，殿天子之邦。

詩小雅也。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可以鎮撫天子之

邦。殿，鎮也。衡案：足利本、淳熙本、闕本，皆作只，與詩

同音假借。注云：謂諸侯有樂美之德，則杜本作旨矣。樂旨君子，福祿攸同。攸

所也。衡案：同聚也。便蕃左右，亦是帥從。便蕃，數也。言遠

人相帥來服從，便蕃然在左右，夫樂以安德，和其

心也。義以處之，處位以義。禮以行之，行教令。信以

守之，守所行。仁以厲之，厲風俗。衡案：四之字並指

以處德，非禮不能以行德，無信不能以守德，厲如

秣馬厲兵之厲，謂磨厲其德，四者皆所以用德，而

樂其本也。故下結而後可以殿邦國，同福祿來遠

人，所謂樂也。言五德皆備，乃為樂。非但金石書曰：

居安思危，逸書。惠棟云：周書程典曰：於安思危，於

無違嚴戒。思則有備，有備無患，敢以此規。規，正公

公曰：子之教，敢不承命。抑微子，寡人無以待戎。待

遇接納，不能濟河，渡河南服鄭。衡案：待備禦也。言

終不能渡河以服鄭。夫賞國之典也，藏於盟府。司

盟之府有賞功之制不可廢也子其受之魏絳於

是乎始有金石之樂禮也禮大夫有功則賜樂

云禮無大夫有功則賜樂之文杜順傳為說耳衡案傳言禮則古必有是禮蓋當時卿大夫奢僭無度或有不待君命而用金石之樂者唯絳辭不得命而後用之故傳言禮耳秦庶長鮑

庶長武帥師伐晉以救鄭庶長秦爵也不書救鄭

已屬晉無所救馬宗璉云劉劭爵制曰秦爵十爵爵為大庶長自左庶長以上至大庶長皆卿大夫

軍將也所將皆庶人更卒也故以庶更為名大庶長即大將軍也左右庶長即左右偏裨將軍也鮑先入晉地士魴禦之少

秦師而弗設備壬午武濟自輔氏從輔氏渡河與

鮑交伐晉師己丑秦晉戰于櫟晉師敗績易秦故

也不書敗績晉恥易秦而敗故不告也櫟晉地

經十有二年春王三月莒人伐我東鄙圍台琅邪費

縣南有台亭季孫宿帥師救台遂入鄆鄆莒邑夏晉

侯使士魴來聘秋九月吳子乘卒五年會於戚公不

與盟而赴以名冬楚公子貞帥師侵宋公如晉

傳十二年春莒人伐我東鄙圍台季武子救台遂

入鄆乘勝入鄆報見伐取其鐘以為公盤夏晉士

魴來聘且拜師謝前年伐鄭師秋吳子壽夢卒壽

夢吳子之號錢大昕云經言乘傳言壽夢乘壽皆齒音當讀如疇與乘為雙聲夢古音

莫登切與乘為疊韻併兩字為一詞孫炎制反切蓋崩牙於此臨於周廟禮也周

廟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故魯立其廟。吳始通，故

曰禮，衡案禮者釋臨於周廟，故下引異姓以下以明之，吳雖始通，不告則不臨，安得以始通為

禮，**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於城外向其國，**同姓**

於宗廟，所出王之廟，**同宗於祖廟**，始封君之廟，**同**

族於禰廟，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衡案九族上

玄孫，又與我同高祖者，謂之族，兄弟故杜以同族為高祖以下也。**是故魯為諸姬**

臨於周廟，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

公之廟，即祖廟也，六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

共祖周公，冬，楚子囊秦庶長無地伐宋，師于楊梁，**以報晉之取鄭也。**取鄭在前年，梁國睢陽縣東有

地名楊梁，靈王求后于齊，齊侯問對於魯，**桓子**

對曰：先王之禮辭有之，天子求后於諸侯，諸侯對

曰：夫婦所生若而人，不敢譽，亦不敢毀，故曰若如

人，妾婦之子若而人，言非適也，無女而有姊妹及

姑姊妹。正義釋親云：父之姊妹為姑，樊光曰：春秋

傳云：姑姊妹，然則古人謂姑為姊妹，若

父之姊為姊，父之妹為妹，列女傳：梁有節姑

入火而救兄子，是謂父妹為姑，妹也。衡案：如樊

說：姑自己稱之，姊妹自稱之，合二者以爲一人

之稱，恐非稱謂之道，竊謂姑而年長於己，謂之姑

姊，年少於己，謂之姊妹，如此則姑姊妹皆自己稱

之，且若父之姊，其年已長，天子求后而以此對之，

非人情也，則曰：先守某公之遺女若而人，齊侯許

劉夏逆王后傳、公如晉朝、且拜士魴之辱禮也、士魴聘在此年夏、嫌君臣不敵、故禮之、秦嬴歸于楚、秦景公妹、為楚共王夫人、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為夫人寧禮也、子庚莊王子午也、諸侯夫人、父母既沒、歸寧使卿、故曰禮。

左傳輯釋卷十四終

彥根

澀谷啓子發成瀨箐伯功

校字

